

派对

They don't know
I'm harvesting this party Monthly



独立游戏《完美的一天》与tntntutu联合制作DLC



免费更新,游戏实体版已于淘tntntutu桃心商店上架

冯火



2022年4月第110期



They don't know
I'm harvesting this party

IG: @documenta

吹水: 朱建林 打印: BUBU 大使: 史镇豪
劳务派遣: 欧飞鸿 排版: 冯伟敬

联系方式: 扫上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平台

相关声明:

凡接受本刊邀请或向本刊投稿经采用者, 均同意图文内容于本杂志、合订版、网络等不同媒介传播;

版权所有者 本刊图文非经作者同意不得刊载;

不设稿费、不作编辑校对, 所有栏目内容均为独立创作, 不代表本刊立场;

内部刊物, 仅供创作交流, 不对外销售;

感谢所有撰稿人的无偿供稿。

冯伟敬: 艺术王	1.5
PM: 下午	02
盯鱼: 无聊·结构艺术	03
李炸炸: 动物世界	04
野生: 泉	4.5
跛鱼: 塔公园	05
彭袁清荷: 愚人船	5.5
itsoba: 可循环型标题	06
丁笑: 北京日记	6.5
下雨: 青春期	07
Hermine: Widerstand	08
爱丽丝酱: 月之细雨	11.5
马桓: 斜塔	12
李翔伟: 情书	12.5
熊佳: 熊食料	13
铅笔君: 宇宙骑士霍夫曼	14
FRANCES: 临时集会	15
简晓龙: 炕上的史诗	16
: 2020/10/22/1355	17
野乔: 孤独一次, 就终身孤独	17.5
徐Cc: Cc画展	18
smoooon: 野森林	19
艳秋: 杂谈	19.5
丁莫非: 小丑之花	20
予飞: 铅笔头漫画	21
陈随便: 内裤文明	21.5
VIVI: Z世代感想	22
梁嘉懿: 断光诞生	22.5
陈柯言: 企鹅饮水室	23
陈渴乐: 可乐女工	24
范庆奇: 我残梦一般的村庄	26
soletin: 致郁日记	27
吕铭杨: 本命年的下半年	28
墨西弗: 冻土	29
王生鱼: 睡大觉看见时	30
丑丑: 我也不知道何时开始的	31
辛明: 到处看	32
刘晗: 不意外行为	33
旱地: 寂寞就寂寞死算了	34
阁得: 夜色不美从你的吻开始, 我终于爱情但把它葬进土里	34.5
黄普: 黄普专栏	35
小鱼干: 荒荒的日常!	36
蓝狗: 醉酒日记	48
北暮: 破烂诗人	50
音森玫瑰: 快乐呀, 水手	50.5
大毛: 大胃治	51
海德威尔: 小镇往事	54
刘晗: 意外行为	55
Grice: 千字文	55.5
刘阿尖: 流浪世人	56
屠剩: 空洞	56.5
Y岑青儿: 永远的冷诗	57
叶子君: HELLO THERE	58
朱建林: 我叫阿史	59

在关叔的带领下，比比和纯屹深入了村子的深处。相比起村口的喧闹，这里幽静了不少。关叔步速得很快，嘴也没停过。从他的口中得知，他既做黑摩，也兼任房屋中介。不少村民都拥有一间以上的住房，以前村里会分地给本村村民，人口越多的家庭就分得越多的宅基地。在以前的日子，也算是个变相鼓励生育的政策。但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村里的青壮年都选择到城里打工，村民的住房便大量的空置下来。而关叔则代理了这些村民的闲置房出租业务。

“再过半年，我打算在村口开个租房中心，就像市区那些地产中介，透明公开。到时记得介绍些同学过来帮衬。”关叔道。

“只要你这次给我们点优惠，我们肯定记住你的好嘛！”纯屹见缝插针。

“可以可以！挺上道啊小哥。”

“害！我再给你个建议好吧，到时你再做个物业配套，提供那些出租屋清洁，换洗被子什么的服务。你看这些大学生，有空都去唱K了，哪有闲情做家务，我跟你说，肯定发财！”

“诶！？听起来还真的靠谱！我今天肯定帮你们找到房，这样，你们跟我往敞亮的说，多少预算，我给你们找好的，那些差的咱直接跳过！”

“呃……800！”

关叔一听调头走了。

“哎！不是说给我们找好的嘛！”

“那边全是差的，兄弟，这边！”

比比心想，感情是之前准备带我们进坑啊，这黑摩司机做起中介来也还是黑啊。

三人在村中的小巷里左穿右插。

“哎，这也太绕了吧，不会上个学都给整迷路了吧！”纯屹一边擦汗一边抱怨到。

“我们在往村尾走去，那边其实离大路也近，你们如果记不住路就走外环，那里有个公交总站，走到你们学校也不远。以你们的预算那边的最好的选择了，我们马上到了。”

再拐了几个弯，一下子就豁然开朗。是一个鱼塘，关叔指着鱼塘边的一栋房子，“就是那里的四楼，四房两厅，东面鱼塘，南面竹林、西面望江，出行便利，环境幽静，景观一流！最重要是什么？预算范围内！”、比比和纯屹对望了一下。

要了！

未完待续

巨大的下午

灯

天黑了，树叶外面，这是我菱形的身体，我居住的太阳添加剂

风高声的举起了黑色的希望，木头的年轮撞击，然后，在我的私密处重组

放射方向的坚决，光斑的嘈杂混合着泥土与蛆，洁净的反光

在一道干了的火里的时间，你和我的眼睛给天空搭了一座桥，我们燃烧

我们的硅变老，我们的肘部悄悄说话，一直说法下去，仿佛黎明被无限的延迟

“她”思琢出一朵别致的云

“

‘酒神颂般的’

五月

时序女神

五月朔花柱

”

我在他工作室，坐在一张皮制的棕色宽形交椅上，他与学员们忙碌地前前后后，他们正练习如何打光和寻找角度。他过来跟我说他好累，他总提到他好累，他的事情繁多且总是需要移动地点。我不知道怎样分担他的工作，我似乎又觉得这是 he 想要的——一直行动。他跟我说这绝不是他想要的，他说他可以选择去北京工作，在办公室里一个月两万。我说这不可能，我无法想象他的行动被禁锢在一个小小的办公室里，我这样说时，他笑出声来。有时，我们走在一条深长的小巷里，旁边是一所大学，他就背着双手模仿学识渊博的教授，然后说他戴着眼镜的样子跟教授有几分相似。

我跟他的学员相处良好。我们甚至在手机上发暧昧短信，用亲昵的称呼，跟一个年纪挺小但行事沉稳的女孩，不过是玩乐。他们叫她 Kaiyun。有次，我见她坐沙发上正在看一本小小的绿皮书，无书名。我好奇地问她在看什么书，她调皮地让我猜，直到最后她打开书的首页露出《圣经》两字。Kaiyun 大概一周会出现在工作室三到四次，有时候在室内拍摄，有时候他们外出取景拍摄。我喜欢加入他们的谈论，女生们会聚在一起谈论女性顾客的审美取向，她们似乎能准确地知道拍摄作品中容易被顾客喜欢的部分，她们认为这往往与男性摄影师觉得不错的作品相差甚远。Kaiyun 告诉我她直到今年年底都会待在重庆，而明年她打算去杭州。我觉得她很小，而她的这些决定让我开始喜欢上她。她跟我说她正被一个男生追求，但他的方式令她感到为难，她说时表情开始跟着语气无奈，我说那就停止相处吧。似乎我的语气必须得坚定一些才会令她感到安心，于是我重复了一遍，我说舒服的相处最重要啦，然后她的计程车赶来，她说她得走了，我注意到这时已经凌晨两点了。

时序女神。五月朔花柱。

Kaiyun 在工作室用一台显示屏播放时尚短片。短片回忆起古希腊的女神遗迹，神秘主义叙事和宫廷布道风格，在迷雾里人们纷纷揭开面具。古代西方仪式里，有不可忽视的“五月朔花柱”一节，它发生在英格兰一带地区，包括俄罗斯也有。五月朔花节是古老的五月女王和绿衣杰克风俗唯一残存的遗风，在这个节日上，牛会出现作为运载朔花柱的神灵。他们用鲜花装饰牛角，花柱也缀满鲜花和香草，还会使用缎带将其捆绑。花柱四周的地面上插上各种绿树枝条，围绕着它搭起藤架。五月朔花节的举行象征着把新绿从森林带回村庄，在仪式上，还有一个烂漫的少女或男孩，是五月女王或者五月国王。

她之所以令我想起这个古老的节日，是因为她在五月出生，她给自己的社交账号取名“万年青”。第一次见面时，她从门外进来，而我刚去开了门。她高昂着头跟我打招呼，招呼是一个寡淡的笑。她一身黑色的连衣裙，我注意到她纤细的胳膊，她的脸稚嫩且干净。我跟我叫她叫叮鱼，写字的；她开始变得热情，沉默的热情；我们交换联络方式。在她的朋友圈，我看见她的摄影作品，我问“你是摄影师？”她点头。其次，我注意到她的确喜欢文字。我不知道她何时阅读了我的诗，在某个夜晚的街边，只剩我们两人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很喜欢我写的东西。

我们有时候距离很近，但是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思考问题很缓慢，即便对方很简单地询问，她也能鼓着嘴思索半天，显得可爱。我常常觉得她的脑袋顶着一朵云，才至于如此

云里雾里。带着父亲用过的旧相机进入西南方学艺，在雾里求索，拨开重重迷雾。她追寻的理想画面，我想，她和我一样是旁观者是局外人，我们加入某场仪式，我们是戴面具的静坐者，混迹在人群里，狂欢在雾里显得落寞。思琢出一朵别致的云。



桫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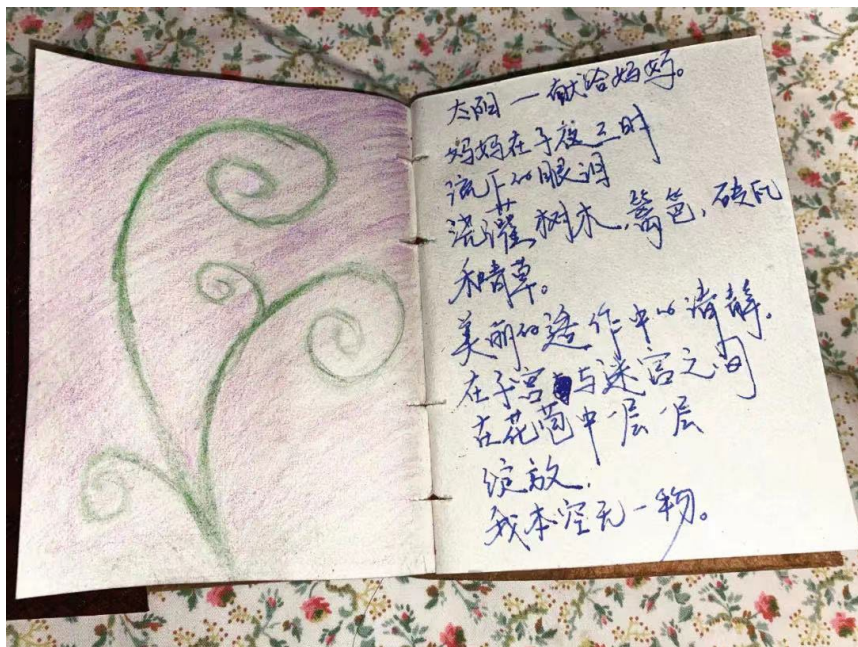
树上覆着冬被
细听雪声磊落得很
一块桃子分成几瓣
几家孩子抢着分食

今夜爱欲两消亡
万事侵蚀着你
不消细说 我深知道

果核囫圇出一个月亮
皱巴巴躺在汁水里
肌肤像纸折起来
皱着的心装了多少心事
又解了几件

待春来返璞归入尘土
一间屋檐遮住几家愁事
月亮孕育出桩桩件件
形同空中桫欏
生产的刻度如待嫁新娘的裙摆一样
洁白 漫长





《走路》

地面。

“走路”释义

1. 逃奔之路。
2. 出路；通道。
3. 穿堂；过道。
4. 行走。
5. 动身。
6. 解聘、解雇。

7. 2021.8.12, (小)雨, itsoba 和树从成都麦当劳磨子桥店走到玉林玫瑰园, 走路同时每人写一首诗 (以“走路”为题), 且走路和写诗同时在到达玫瑰园处停止。(①路面潮湿, 积水大小宽度深度位置不等, 夜晚 11 点过, 视线不明朗, 经过路段有红绿灯②树左手打伞, 右手拿手机打字写诗, 我双手拿手机写诗, 我们在同一把伞下。)

2011.5.19/22:26 对于系统思维自己有一种天生的缺失，很多东西在大脑中都不能形成一个整体，很凌乱，更多的是一种突发性的灵光闪现，这在每日码五百之中有很好的体现，总是不成故事，因为自身缺乏一种构建体系的能力。于是我在想，我的习惯性思维方式适应的是何种的事情，每个人都有其最本能性，亦是最擅长的思维方式，这种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就好像左撇子和右撇子，想改，可以，但是无异于扼杀，如果我们可以让每个人都可以有其真正适合的思维方式的工作，生产力会不会最大程度上达到一种顶峰。从电影来看，美国人喜欢向未来看，中国人喜欢向过去看，不敢说孰优孰劣，但是确实一种民族的思维态度和方式。记录：《星球大战前传3 西斯的复仇》，引起了关于宿命的思考 2011.5.19/22:55

他想起一个梦，一个曾经的梦吸引着他，他想着梦。他仔细回忆也回忆不起内容来，只有那梦中的感觉还在，在梦中，也是在一个相似的乐园中，他笑得那样自然和完全，虽然这个他已经离自己很远了。梦中的笑仍旧感染着他，他进入梦的中途，在梦的中途是可以笑的，他回味着，微笑起来，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人在此见证：美妙，一个人的。生活，他的生活就是这样展现的，他的生活需要知道些什么吗，比如他此刻躺着的土地、空气，他的心情、健康状况，他的打算，或者思考？他需要时不时来审视自己吗，怎样做一个健全的人？

风大起来，风的大吹动了那坚硬的鬓角，挠挠的，痒痒的。他支起胳膊，望着太阳的方向，太阳，不见了太阳的方向，但那一定是。于是他望着那光辉，光辉层层叠叠的，这天然的景象天然的呈现在他眼前，他只需要支起胳膊，而他正是这样做的，且先前。在这景象其中的，他的脸，面对着天边，光辉的天边，光辉在他脸上轻轻的闪，风在他脸上轻轻的闪，轻轻的，风经过时轻轻的，一切到了他脸上都变得轻轻。风，是吹到天边吗，风的天边，风的轻轻天边，看到风顺着脸，吹到光辉的天边，光辉浮动，又吹到那下面的太阳上去了。他差点忘了，太阳是这样规律的开始和结束的。但风，他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

在风中，他站起身来继续上路了。竹叶窸窣的，仿佛在唱一首悲凉的歌，他听到了，这首歌就是为他唱的。歌声伴着，就快进入夜晚。这是一个一个夜晚中的一个，一个没什么特别的，平常的夜晚。他想着其他个夜晚，那些词语，旋律和语气，叹词。在一顿一顿的婉转中戛然而止，动作缓慢但持续，无声无息的。黑蓝色的一条长长的路摆在眼前，他想到太阳照耀下的白，或许他曾站在这里的，以现在的姿势散着白。看起来他等待着，等着什么？夜一点一点的来了，就快看不清，模糊、冷峻、无情的空气啊。伴着渐近的、高亢的末日之声，在耳边。游戏开始了，只是他没离开过。他踏着步，靠脚下一点点的白指引他，只要落脚就不会错，他就是这样走着的。

No, ma'am, we don't have another aerodrome.

Tower

Nine six eight six, Bamako radar. Bamako airport is closed for landing traffic. You must divert. What's your intention?

Ma Luo

Nine six eight six, we request to land at Bamako. We only have 40 minutes of fuel left. We can hold for approximately 10 minutes. Request landing.

Tower

Nine six eight six, how much fuel is there left?

Ma Luo

6,000 pounds, nine six eight six.

Tower

you will land at Bamako Airport; approach accepts you. Descend FL310.

Ma Luo

Roger. Speeding up, nine six eight six.

Tower

You have priority, nine six eight six. Good luck.

Sound stops.

Projection stops.

Ma Luo

Maybe they were right about one last thing: the fear of death. Or the elusive faith in fortune to overcome the fear. It is a sort of pragmatic idealism to denounce the true fear as false, and praise the uncertain fortune as true. It helps us take control. It helps us stay alive.

Sound: Engines.

Projection: Runway in smoke and fire.

Tower

Nine six eight six, runway seven left, cleared to land.

Ma Luo

Cleared to land, nine six eight six.

Sound: "Approaching minimum".

Pause.

"Minimums".

Pause.

"One hundred."

"Fifty."

"Forty."

"Thirty."

"Twenty."

"Ten."

Touching the ground.

Brake.

Sound fades out.

Ma Luo is taxiing along the runway to approach the terminal, which is under attack and on fire.

Ma Luo (cont'd)

When we touched the ground there was no more sun. We dashed into an inferno of fire like the sun had fallen from the sky. You lost your way on that runway as you would in the Sahara desert, and butted all day long bewitched and cut off forever from everything you had known once---- somewhere----faraway----in another existence perhaps. It was a moment when you had no time to spare to yourself, and your senses came in the shape of an unrestful and noisy dream, remembered with wonder among the overwhelming realities of this strange world of smoke, and fire, and silence. And this stillness of life did not in the least resemble peace. It was the stillness of an implacable force brooding over and inscrutable intention. It looked at me with a vengeful aspect. But I had no time. I had to

discern, mostly by inspiration, the signs of hidden obstacles; I watched for running people; I was learning to clap my teeth smartly before my heart flew out. I had the manager on board and three or four party members----all safe and sound. When the soothing voice from ground handling gave us permission to open the hatch, the party members exposed their meanest face----the face of a desperate gambler holding onto their last bargain chip. I saw one of them extend his arm for a gesture that took in the sand, the fire, the debris, the scared crowd----it seemed to beckon with a dishonoring flourish a treacherous appeal to the lurking death, to the hidden evil, to the profound darkness of its heart.

Ma Luo mimics the party member's gesture: he opens his arm and stands up, ready to run off the gangway.

Party Member 2

Run! Jesus! Leave the plane!

A very, very bright light.
Sound: A very, very loud gunshot.
Ma Luo falls on the ground.

Ma Luo

He was killed.

Scene 7
Lesson from a Ghost

Enters Chinua Achebe's ghost.

Achebe

My little friend, you don't look well.

Ma Luo
Ah. Who are you?

Achebe
An outcast ghost of a black nobody.

Ma Luo
Am I seeing you because I'm dead?

Achebe
No. You see me because you have guilt.

Ma Luo
I'm Marxist, not Christian.

Achebe
Sorry, I correct myself: you see me because you not only have guilt.

Ma Luo
I also have fear?

Achebe
You have doubts.

Ma Luo
What do I doubt?

Achebe
You doubt the ambiguity of your guilt.

Ma Luo
I'm not white. I have no guilt.

Achebe
Or why are you going after Ku Erqi anyway?

Ma Luo
I was enchanted...

Achebe

城市调转，黄的墙，蓝的线
天空是眼睛，和我一样的
还有船，蝴蝶，电

飞吧，不管风和声音倾斜
白纱柔软，一个熟悉的
微笑，哪有房屋，是

行走，大地愿意回忆，愿意
重复，一天的边际，颜色
开始诉说，开始的时间

有双手牵着，安慰这路途
逐渐靠近，逐渐地光暗
混和，如吻，永恒

歌曲，给予了什么，使
一切生长，身体，越过了
轻和重，快乐，如高处的星

攀登

驾船出去
经历所有糟糕的爱
海面上狮子的形状
白色的点就像发炎的皮肤
噩梦也从那里来
晚上使用的茶壶泡茶
看星座
在干活儿的时候抬头说山羊
山羊是粉色的但偷偷的来到得这红色断崖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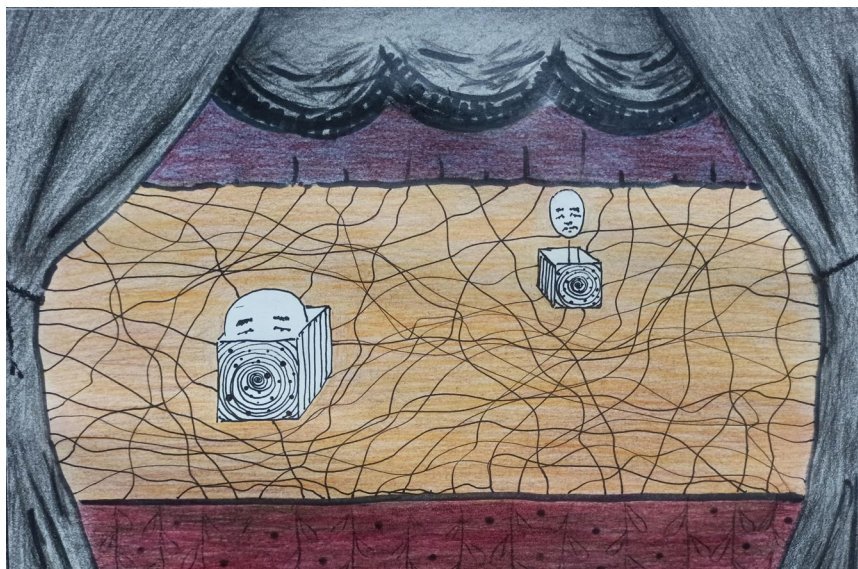
周游热带岛屿的人
在深色少年中潜水
得到了那被它发挥在广告单上的力量
在这个总倾覆的大陆前面活下来
救它的喂它吃下刀子
嚷着自己的精神
悬崖实在太高
没法攀缘而上
后来它被人翻过
躺在这里

移民救不了 中国人。

2022.5.16

情书
李翔伟

12.5



熊食料
熊佳

13

周围响起来窸窣窣的声音，法官和霍夫曼这时候都屏住了呼吸，一块黑色的阴影穿过了他们面前的灌木丛，霍夫曼看向法官的方向时，似乎那块黑色的阴影是往法官的位置移动的。



就在这时，霍夫曼终于看清了阴影中的生物，那只生物移动的较快，但是也很谨慎，似乎在试探着法官的位置，可能是因为这片区域凹陷下去了的原因吧。那只生物背上长着许多管子，不停的在发出呜呜的轻声，可能大师提到的某些危险指的是它？生物的脸很长，像是被拉长的一种帕斯卡水果，这种水果长的很扭曲，不过很好吃就是了，霍夫曼看到那只生物的眼睛里是一团迷雾，它似乎视力不太好。

霍夫曼从身上摸出了之前穿越沼泽地时捡到的透明水晶，没什么用处，只是为了给飞船增加一些装饰物，这时候就可以试试这些水晶对这只生物有什么影响了。霍夫曼向着那只生物的反方向扔了一颗过去，那个生物听见了！但是好像没什么反应，那个生物一直在呼吸着周围的空气，因为它背上的管子会有轻微的收缩，这会不会是它的感觉器官，同时也是呼吸器官，霍夫曼分着神在思考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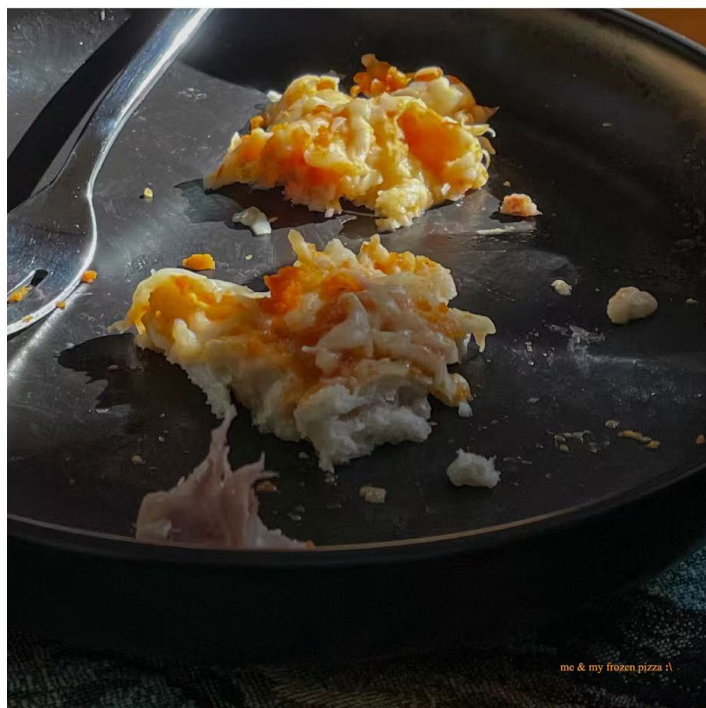
不过这时候那个生物已经靠近凹陷的边缘了。法官发出了一点点声音提醒霍夫曼，指了指霍夫曼的头罩，让霍夫曼扯下来，但是一旦扯下来会伴随缺氧……

未完待续

04/19/2022 傍晚

最近的生活變化少而發展多；
我建了一堵藍色的牆，
任由憤怒在它的另一側臃漲。

混不進去，也走不出來——
懷著這種好像也不覺得有什麼困擾的心情，
去講：
這是那些被我們追上的人
喘息的地方。



火柴盒里装着火种
蚂蚁洞内藏着星象
大海的两片钙质间，孕育着珍珠
公交车上一个再小的眼睛
阳光里都透着情绪
作家瘦细的笔尖
搅动起癌细胞般的
核威力

一个作家

我希望别人叫我傻逼
我希望别人说我神经病
我希望别人骂我垃圾
我希望另一些人表扬我
我希望另一些人赞美我
我希望另一些人崇拜我
我希望被物质社会蹂躏
我希望被荒凉之野摧残
我希望坐在窗边
车内的浑浊在身
车外的醒洁在目
我渴望拉扯的力量
最好将我撕碎
每个碎片就是我书中靓丽的一页
那些骂我的
那些赞美我的
那些蹂躏我的
那些摧残我的
最后
都会为之惊叹、动容
偷偷的、光明正大的
宠物继续甜腻
野鬼接着哀嚎

算命

那片云，超脱凡俗的清新
带着一点点淡蓝
大雨滂沱之前
我站在路上
鸟儿正逃脱乌云的抓捕
朝那片云飞去
大风将一群路人的头发吹起
一起虚张声势
拦截那只鸟
包括暗淡下来的路灯
我抬头看云
我低头看人
循环往复
乌云弥合，人四散
路边服装店的营业员
正给无头模特擦洗像擦拭那些刚刚消失的淋雨
的人

街头工

“好吗”
“挺好的”
倚在街头的角落
对着电话这样说
地上的冰冷直反胃
今天又下雨了
依然没有人用工
从昨天到现在
我喝了整整一瓶白酒街上依旧空荡
眩晕也无法将零星的人
摇晃出更多
十字路口信誓旦旦保护路人安全的
用绳子守护的人
也不见了踪影
我把空瓶放到井盖上
生存的失落
和雨水一起流入下水道
无影无踪去吧
“中秋节好吗”
“挺好的，赚到钱了”
“寄回来的月饼收到了”

202203161717

202203121554

享受春天

时代 麦芽 免费咖啡

下午和吸烟过量

记得打卡

今天尚未和一切迟到

体内混浊

看见太阳溶解在大平层的阳台里

202203080245

我像一条河流

视角就是躺在河水里

看垃圾 水草漂流

几乎没有鱼

夏天要到了

夏天完蛋了

202203050105

拉不住舷的游艇

留在海上

拒载一切的中奖的彩民，和坏脾气

海底是杯子

海面是酒精

岸边荒岛连着雨滴，广场里没有一个人想

要去进去

幸运 - 是昨天的痕迹

2021xxxxxxxx

在地图上搜索明天

沼泽里的信鸽

会向往另一个银河

黑下来的丛林

雨水像利箭一样张开

然后

你也一样

202202182021

梦幻的女真

几千公里和百公里的壁垒依旧没有区别

厚厚地长满地衣

像刚泼下热油的城墙

没有任何信息

云作香薰垂到了沼泽里

顺便说说话吧

瘰管里只有风呼呼的声音

盖住一切

盖住雨声

盖住莫斯科的芭蕾

我爱你

202201060808

每一个世界的断层连着湖泊

你是诗人 你会

忘记 每一次刀口都下落不明

黑夜在黑夜

写一首长诗 或是受人夸奖

做一件不得了的事

把火星困在石头上

用鼻息辨别一座城市

辨别英语 俄文 德文 客家话和藏语

墙的背后

人都是失败的人

我当它是窸窸窣窣的麦田

202112011707

他对牵牛花说禁止攀爬

没有人听他的话

没有人会真正失败

在雨里夜里 蚊子的悲梦

在随时随地

玻璃关上的夕阳还是夕阳

灿烂，

塑料的椰树

在 12 月迎着夏夜的火光

秋旱辞 | 野乔

雨季还没开始，就提早结束

太阳站在阿尔金山的肩上

也站在乡亲们的肩上

洋芋、玉米，开出破碎的花，几万亩，几

十万亩

父亲一句话也不说，我也不敢说

麦子，是喜人的杂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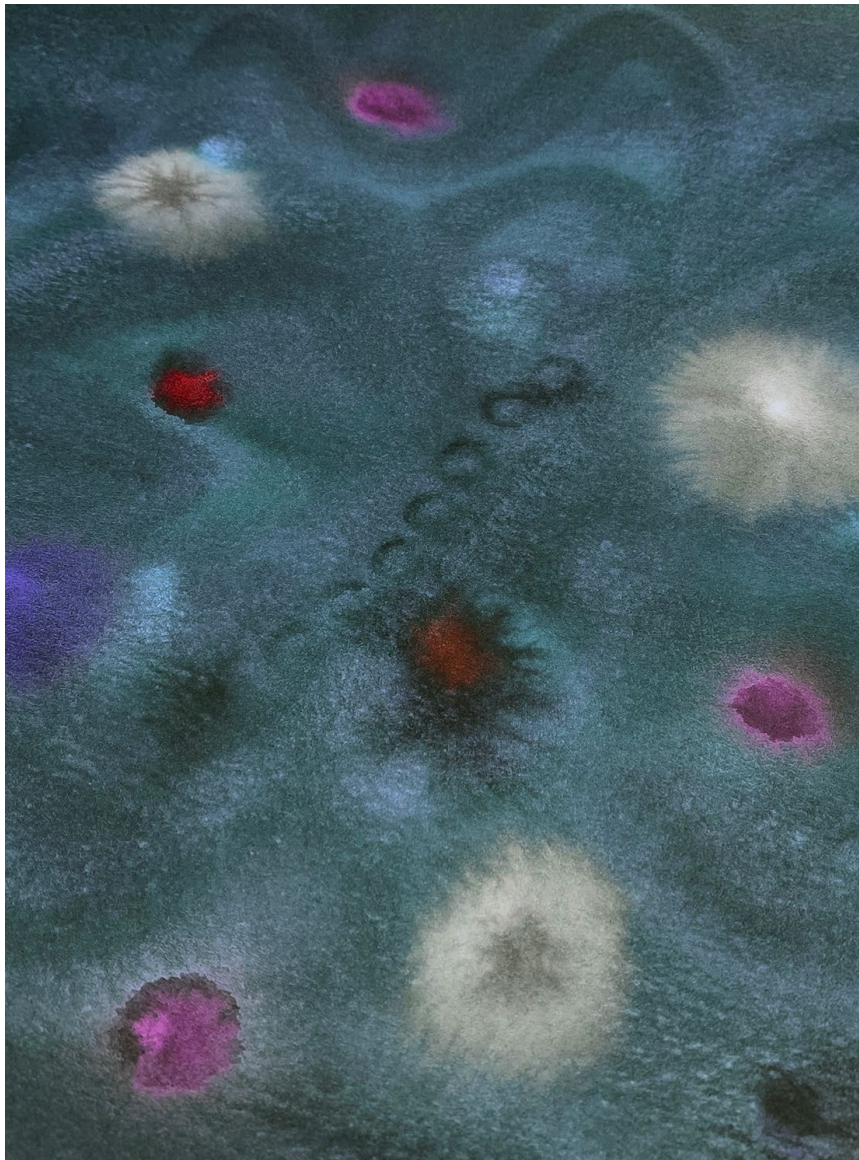
我于心不忍，坐上山岗

想象中，冬雪早早到来，从南山口潜入

蔓延到岷山、子午岭

17.5





母亲与我
艳秋

于今时今日我才想到，原来，我对男性谄媚的女性极度厌恶之感来源于我对我母亲的态度。母亲在偷偷打电话调情时的口气与神情，是我永远无法抒发的痛。

我对“诚实”有种近乎于变态的偏执，我对言行一致的幼稚要求，憎恶两面派的行为，内心里不肯妥协于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这亦是来源于家庭，那件整个影响到母亲在我心目中形象的事情。家庭对我的欺骗，虚伪，制霸的话语权，我无力反击。我只能把所有对话，隐匿在穿梭于家庭成员之间的“针线”——三只猫，猫是我的家庭唯一能平衡的对话。

我的内心争强好胜，从不肯输给异性，这种与异性较劲的根源是幼时为了保护我的母亲。儿时我的斗争方式，是把联系母亲的王八犊子偷偷删除，笨拙而脆弱。在我年轻的生命里，除去家庭之外的所有疮疤，是由异性与同性共同留下。我承受过所有生命不可承受之重量，导致了自己身体心理出现多重问题，但我会对家庭绝口不提，他们只知道结果，却不知道原因，这种撕裂的信息不对等，对于现在家庭关系的最好办法只有继续伪装。我宁愿把伤痛留给自己舔舐，哪怕我自己也知道顶不下去，也不会告诉他们。这是对我家人的保护，虽然他们并没有尽到保护好我的职责。我对自己非常不满，是发现原来我也是一个自定义概念里的“虚伪者”，与家人一起扮演一个和睦的“家”。

在现实里，我总是以弱者的姿态受伤，这使得我对自己身体及性别产生厌恶，讨厌自己孱弱多病的肉体。我渴望拥有男性的外貌以抵抗他们从眼神到话语及行动上的压制，同时我又憎恶一切直男癌的思维模式（无论男女），我也在进行着对自己残余的受到家庭社会影响的直男思维的剔除，尽管这以我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前行，但目前为止，找到可信赖的组织又是如此艰难。

我也可以解释我希望自己拥有男性外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小时候无意看见母亲的日记，写到生完我流泪，希望我是一个男孩。我清楚地知道母亲不是一个重男轻女的人，我也知道我遗传了她好强的一面，所以这也更令我对她带给我的印象失望。

我对弱势群体有种同胞般的共情与怜悯，因从事实的经历来讲我也身处这群体之中。我的矛盾太多重，在“恨”伤害我的人同时又怜悯他们，因我知道，这个国，这个可怖的熔炉，熔造了一段段畸形的人面向人的关系。所以我的恨从不会落实到个人头上，继续保持抗争状态是我对个体的最大尊重。而对于我的家庭，对于我的母亲，现在的我只能做到一种愚蠢的所谓江湖气的“正义的保护”。

* 友人读过之后提出了建议：“这种对母亲的保护客观上巩固了父权制，或者说，这种正义感与受学校教育而形成。”这是我没考虑过的问题，也是在日后实践中需要学习成长的部分。这篇文章是我第一次除了东北口语外，以书面语进行的写作尝试，也是第一次以母亲和我作为题材写作。

2021.9.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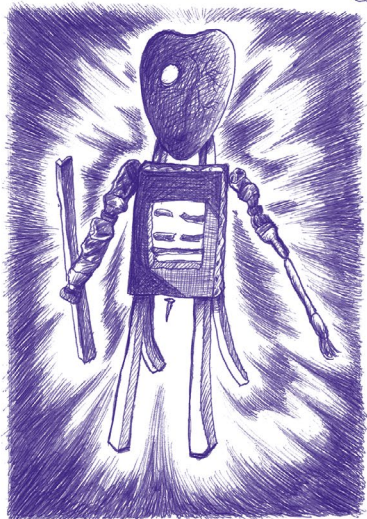
塔

言語去了哪兒
在世間蒙塵
裹挾遺忘
墮落吧

我的良心緘默

如死火山
合該用核聚變
炸沈休眠

死掉的孩子
高價收購
麵包屑
拼湊花的碎片



日记

流动，哗啦哗啦
路途可以遥远
没有远，没有近

可以不去想象
永远奔跑在柔软的草面
撞上轻盈的树
放开纸张，平躺于草面
不易想象愤怒
我抱着她，一直的运动

心脏急促跳动

因为好奇心，因为没见过
那原本一样的你们
流淌的我们
站在马路车祸现场
背后的故事
我看见他，血的方向

血腥的味道，伴随着午餐
在舌尖上，刺激着
开车去到一所空荡的房子
中央处，种着一颗榆树
漫无目的，向房顶散开
我蹲在树旁，把午餐埋在树下

2022 年春的上海

“依菜抢到了伐？”

“依好 阿拉弄堂里厢有则羊”

“明朝下来做核酸！”

22 年春的上海流淌着这些句子

即使你是从不去外环的顾里

即使你是出门瞧不上 BBA 的 sugar baby

此刻你都恨不得有个奉贤 青浦 崇明岛的亲戚来给你送 168 元 4kg 的蔬菜大礼包

魔都 原来魔幻在这里

2022 年的现代化国际化买办大都市

疫情中居然为了最简单的温饱问题

大打出手 全然没有半分平日里的精致

魔幻伐？

感谢有阳台音乐节

感谢有 100 克三个人分的牛排

感谢有 500g 全家吃一周的 pasta

感谢有进口牛奶

我真的会谢

或漫天黄沙
或血雨
或黑暗无止
我丝毫没露出惧色
我知道那是一场久违的噩梦

2015年11月4日19:57在14岁的生日后

当他醒来时望向
窗外一片苹果的乐园
清晨的苹果从东边升起
山顶的果树掉落
砸中苹果的帽子
苹果羊漂浮着河水
贴在你的耳边轻诉：
世间一切短暂虚幻
唯有苹果永恒美好
苹果林覆上果酱色的天空
看见手中溢出膨胀的苹果
它长出脸上是苹果的男人
怀中环抱的书面写着：
世间一切短暂虚幻
唯有苹果永恒美好

我的孩子我的爱
被悉数藏进阴囊的图书馆里
上面写满了
每一个朦胧的清晨所发生的事
他总是先于我醒来
从被子里钻出
茫然地探头张望
如果有一天
我们一同藏进被子里躲避黑夜
一直等到黎明破晓
你用手不小心触碰到滚烫的太阳
吓得惊异而起
我想你知道
那是我的鸡巴在想你

-1

今天最让他兴奋的事情是，他确定他有一段记忆消失了。

住院时曾经收到一个快递包裹，里面是一些书籍和一个移动硬盘，在漫长的住院恢复时聊以慰藉，上面的地址写着惠州市惠城区南坛西路二号合泰物业公司（七天停车场内）八栋 101 倒闭书店，寄件人陈可乐，电话 176883367XX。关于这个地址和人，具体的画面全是空白，连续的时间竟像被手术刀一样精准切除，主刀人若是一场意外，会不会切掉一些也许无害的组织，譬如自己是黑道大哥或中彩票被邪恶的组织夺走之类。

出院后，他驱车前往快递上的地址。那是一个新的公园，可那里的大树一点也不新，算得上小城大树家族里的叔父级别，土生土长的根茎蛮横地把新的地砖也撑开了来，一半在这里摔跤的人都有劳烦到它们的可能，纵容居民烈日骄阳下不用打伞，穿着人字拖横穿在窸窣窸窣的街道，时而出自风吹落叶，或环卫工人的扫把和柏油地面长期的配合。

小公园离南湖很近，绿化和别的公园大同小异，唯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或者称得上有想象力的，里面有一张橘黄色带靠背的塑胶椅，小面积的粉红马克瓷砖花坛关照着塑料椰子树，园林景观设计师若出身海边有傲气，理应鼓动小卖部卖上个性十足的太阳眼镜，让每个人都能看清翱翔的海鸥。

游人的地图按照水泥小径展开，但走神才是游逛的最高法则，为了看清一些细节草坪该踩的还是得踩。有一棵树的树干底画上了冒着炊烟的小房子，红屋顶大白墙，高高的云朵和会笑的太阳都在孩童的水准里直白有力。树干背后有座并不显眼的猫石像，是的，两只完全呈镜像对称的猫像八卦一样盘成一个完美的圆，细看脸的话还略有差别，一只下巴和眼睛尖乎一点，小男孩似的，相比之下另一只则什么都很圆，脸阿、鼻头亦或是手掌脚掌都温润一点，左耳都被剪了耳，看来两只都是流浪但已做了绝育的母猫。当他与猫咪眼睛对视时，土壤里升起一个玻璃平台，放着一个粉红色很薄的记事本。

第一页

可以拍照。

第二页

流浪过，也被一家书店收养过。

第三页

橙色项圈的叫奇奇。绿色项圈的叫特特。

第五页

只要读完契诃夫《万尼亚舅舅》一分钟内默写下任意诗句后原地举手转圈即可召唤出两只全白的猫咪，如果她们没有马上出现在你的脚附近，请找一个地方坐下，她们热衷在人类平坦的膝盖上做上几个美梦，伸懒腰前耳朵会像鸟儿的翅膀一样折平舒展。

第六页

她们不会给第一次见面的人叨蟑螂，因为蟑螂是她们至高无上的玩具。

第七页

喜欢听口琴，会跟着一起喵喵。

第八页

你不喜欢她们，她们则不会靠近

第九页

人类如果学会和她们相处，则会变得很幸福

(请把这个本子放回原位，谢谢。)

他拿手机拍下每一页的内容，快递上的信息与这个地址的难道只是一个过分想象吗？两只白猫叨着蟑螂放到他的面前，吓得他大叫，不过看着在面前肆无忌惮打滚的猫，也许在提醒他要常来。

-2

“No more hearty food .”成了口头禅他的口头禅，隔三差五的口腔溃瘍，异常想念的汤汤水水，工作室楼下的芝士玉米浓汤作为跳板，再吃就要变玉米了。

“Just let French fries get cool.”肯定的语气意味邻居兼朋友弗兰克斯坦的话至少有一半是真心的建议，剩下一半则是不同语系天然隔离的问题，如何让“热气”和“上火”企图让广东以外的人获得根源性的认知，连广东人也讲不清楚。

弗兰克斯坦是他录音工作室隔壁的录音工作室的负责人，并不精通任何乐器或制作乐曲的方法，但近乎任何乐器他都能修复，回到原来健康发声的状态，工作室大部分乐器都是客户寄来或拿来，交付定金修好后却没有拿回的过时玩意，或者猎奇的发明，毕竟运回去的价格可能比修理的费用还高昂。

“嘿，过来玩。”那些古怪玩意的发声频率是他想获寻的。“有一客户寄来用两个半椰子壳做的变异卡曼贾琴，说它音总是不准，想要寻求一些帮忙。但我觉得这把琴不存在修不修、音准不准的问题，难得把想象力拓宽了还要收回去。”说着，他把琴上的弓拿走，用手拨弄出弹珠落在冰面的清脆。录下，回到工作室。

“阿利老师，你的滚奏录好了。”

“谢谢啊。”

“我们 B.D.Z. 还有机会等到你回来 DJ 吗？”

“肯定啦，D 足六个钟。”

越洋短信来自不是本地仔的家乡本地仔，开的鸡尾酒吧，周五演出后最期待他们的夜宵，要知道这样的出餐在酒吧业界里比良心还多一分惊人的把控，要做到“下酒也好，不下酒也很好”这

是极难的。

“请多回顾获得神秘信封的细节啦。”

准确而言，那不是信封，黑色塑料袋和菜市场卖鱼摊同款，发现于一觉睡醒的床头，里面装着“只要按约定时间踏出家门便可定居 LA”的所有票和联系方式。问了父母全然不知，最后还问了警察确认过不是恶作剧后，还是觉得这是恶作剧。

“林先生您好，根据拜洛斯先生的遗嘱，LA 这边有一个音乐工作室和小公寓属于您，需要您过来确认一下。”

机票、设备齐全的音乐工作室还有距离工作室步行刚好十分钟的公寓，这些刚刚好的安排连自己都未曾设想，不过这不是刚刚好吗？还需要想什么呢？想着这些，额头又冒出了几颗痘。

-3

同样水土不服的还有陈可乐，她在可口可乐公司唯一一个用人车间工作，目前只有三个人。还有两个同事，本地仔威廉姆斯和美丽的法国女人玛丽亚。

尽管科技已经进步到鉴定可乐真伪是轻而易举，但这世界上就还有人能模仿可乐至机器不能鉴定。据说他们三人号称比机器更灵敏的“可乐测定仪”，有些仿冒可乐机器测定要超过 24h，但他们只需要 3 秒。对照过仪器的甄别，百分百正确识别。不过偶尔也会参与公司的口味研发，喝一些并未能上市的可乐。

她终于下班了，准备去唐人街找横沥汤粉的可能。

《初七，一个日子》

在尘世，我们守着日子
一天一天的过着
某一天，就成了纪念日
而初七，八点四十
我的亲人，只留下远去的背影
记忆里，他瘦弱枯槁
肩头耸立，似一把蔑刀

在过去的八十年间，每次挥动刀子
他都瘦削一分
我执拗，天真，也自欺欺人
捣坏所有的竹器
想把竹子还原到竹子
让我的亲人起死回生



我算是明白了，就是没有人能逃脱特权这件事。

2月份的时候才算是真正的听●做了她的诗歌分享会，和所有人一样首先是感动，过了一段时间，感觉发生了变化。此种意识下的居安思危，给特权者带来一份巨大的心理安慰。

当然我觉得面对特权的选择时，一部分我是被洗脑了，人下意识会给一个绝对对立的面，当这个面以不假思索的方式出现，就成了绝对拥护的真理。通常情况下我认为面对特权，主动放弃更优权力的人更为高尚，另一单方面，我又认为没有人能抗拒特权的洗礼，连番的跑轰下，人终将选择特权。

我是怎样作为特权者的呢？

前年早些时候，应了朋友公司的约，去帮忙做采访的拍摄。按理说我并非编辑，我不该向受访者提问。采访对象是一位瑜伽工坊的创始人，无意间聊到环保的问题，她本人非常支持环保，倡导亲自去菜市场买菜。我问她是否有考虑过环保这一观点是特权。首先意识到环保这一观点是思想上的特权，

其次，是否有时间践行则是行动上的特权，“普通人”是没有意识和行动来支持环保的。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聊得比这段话更加深入了。

文化和社会带来的特权可以对应到任何属性，有的是偏见，有的是特权。每个人都拥有偏见和特权，那我们更需要抽丝剥茧的能力。我常想，人不能慌张，不能急躁，不能被表层和他人的意志左右，要对所有事情保持怀疑。既然无法脱离特权，就不要以特权挟持，多听多看，保护好自己。这种生来就存在的特权也可以随时被剥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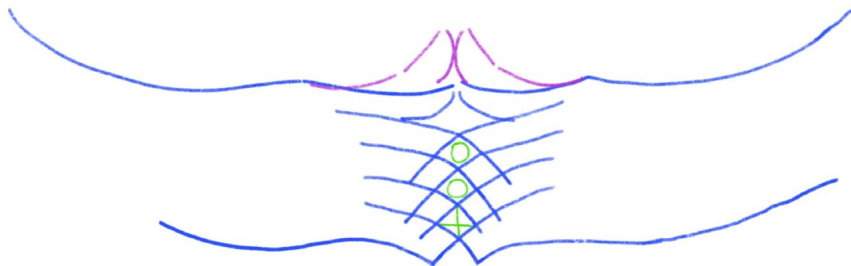
他人与我之间的特权。

给●工作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决定做得很仓促，在td那边“不适应”，导致病急乱投医。

●自己是一个人文关怀者，父母却是不折不扣的精英主义，绝对的上层特权拥护人士。从惟命是从到拥有诸多特权，沉迷于内卷。●无疑是瓮中鳖，游离于不踏实的精神世界，专注构建特权的假大空。本想兼职每月5k补贴基本社保，工作量却逐渐增大，争取三个月后才拿到正常公司缴额的75%，并且前三个月的社保也并未补给我。直到辞职当天，我才知道●口中的“工资1w，社保公司帮缴”的意思是，连带公司的份额，我需要自付社保和公积金，到手7k不到，我寻思着我这做奴隶吗？●爸还以教训我的口气，要求我接受这不公平且违法的待遇。道貌岸然，我想到这个词，特权阶级剥削向下的层级，他们的子女去做人文关怀，深入到文化传播中去，背后还是资本的嘴脸，多么讽刺。更多没有特权的人只会忍气吞声，直到他们变成下一个剥削者，借此敬告，社会就是如此。

暂时未践行的特权。

聊到●的特权，我常去的咖啡馆的小老板如是说，他有拥有更多选择的时候，他并未选择资本导向下的最优解。未经思考的我理所当然的接受了他的行为是更为高尚的。毕竟，一切以利益为目的的前提下，不作为就是傻。但这题只要稍稍转换思路就很好解答，在不考虑经济效益，社会背景的前提下，你会做怎样的选择？脱离情境这一点反而会让人感到困惑。就像男人觉得自己有钱就会有女人一样，甚至他们苦思为什么得不到真正的爱，只要脱离了情境，很多本质的东西必现。暂时为践行的特权并不代表着更为高尚，究其根本，还是再寻着其他的更优解。



亲爱的，目前隔离第七天，时间恍惚，刚好对半，窗前树叶摇晃，春天难熬，窗户不大，没风的时候像一张画廊里卖不出去的画，也可能是一艘长久静默在深海的潜艇。有时候站在窗户跟前，时间总计可能不超过二十分钟，这二十分钟里的十八分钟，都在思考我们再次会面的图像，而不是眼前的，时间荒芜，如同溺水。下边是一片世纪初的商业区，落寞颓败，店面尚开，外卖来回，刚才拜托一个取餐大哥买了条烟从窗户扔进来，没有多收钱，大哥为人如同取餐，不走弯路，笔直如松，目前如鱼得水。下午翻阅了一些民间记忆收集，看到其中的一封信很想与你分享，但你已经数日未回复消息，我也不打算询问原因，如果任何事情都要刨根问底，就构成了侵略，我们业已修缮的护城河也要决堤，隔离我们的，从来不是眼下时局，难以把握，按下不表，需要站在一起，就是此刻，我是说我们，你觉得呢？困境究竟是隐忧的智齿，还是关系的粘合，全在于我们如何把握。

那封信是这么写的：

“绫子，我踏上这片土地已经六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束，上周收到你最新的回信，今天又收到了你上个月的回信，真是荒谬，战争竟在以这种方式扭转时间。这里的生活我已不愿多提，你也不要再有担忧，何况更多的是我不能说出去的。这几天又做了新的实验，那一批参加的中国百姓看起来和实验前没有太大差别，症状并不明显，解剖证明新一代的潜伏期非常长，看来实验就要成功了，战争可能很快就要结束，但不知道何时才能归乡，我听说他们要把实验结果投放到整个东亚，这几乎令我不能接受，想想看，数百个受过训练的俘虏宁愿饿死也不敢靠近一个掌管食物的天皇士兵，更何况手无寸铁的百姓？哪里用得上这些手段，我们的研究并不应该派上用场，长期的实验让几乎所有人，包括我们身上的虱子，都是有些愧疚的。”

突然想起昨天晚上做的梦，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从小记性不好，需要不断把发生的事写在本子上，以至于几乎来不及生活，这些年已经攒下成千上万本，全埋在院子里，掘地三尺，不可尽数，有了互联网也仍是手写，因为他知道如果依靠互联网，记忆也不再可靠，谁去谁留，假假真真，听命于人。有天来了一群年轻人，要开发家门前的土地，施工队把土刨开，日记俨然砌成一座地下王陵，他感到事态即将不受控制，疯了一样扑上去，才发现那些按照时间顺序一本本排列进去的日记里，字迹早已和时间一起消亡。

扯远了，让我们回到那封信。

“就像得过天花的人，永远不会再担忧身体涌出地堡一样的水疱，很多士兵都对这样的事情产生了免疫，他们的任务是把一批因为饥饿而看起来谦逊又可伶的人送进一个个巨大的房间，关上门，按下按钮，最后再把这批人抬出来，很快连夜里互相哭诉的声音也消失不见，夜晩早已像刺刀的锋面一样光洁。绫子，这越来越折磨着我，不透明的气体充满那些房间，让我想起来订婚那天，你拉着我看到的彩色烟花，星星碎裂一样溢出。当我提出希望离开实验，他们就威胁把我送上法庭，但我知道，我可能连活着上法庭的机会都没有。”

你上次说等一切秩序复归平常，我们也可以正常的方式再次会面。可能是吃一家用罂粟壳泡制的四川火锅，相比一张屏幕洞穿的遥远世界，把目光集中在对方鼻尖，镭射球一样的汗珠，更像生活在毛洛开岛上，周围都是未曾见过的大海。那现在呢？现在我们用致幻的网络互相逼迫，语言成为蚊子的口器，身体沦为摆渡的载具，烟酒仍是波德莱尔的遗产，带着每个月八张信用卡

连还贷的紧张，闪客快打，刺客抽刀。

“綾子，数月前茨维格与阿尔特曼在佩特罗波利斯的公寓内自杀的消息，我想你也已经听闻，他在遗书中写道：‘我的母语世界已经沉沦，我的精神家园欧洲亦已自取灭亡。’当我开始尝试理解时，一切都已为时过晚，仅剩对你的思念，如同一张纸不断对折，厚度增加，最后竟变成一片峨而接月的群山，而我却不再想看到日月更替，这种焦虑令我冒汗，此刻夜空足够明朗，透过窗户玻璃，可以看到遥不可及的星辰之焰，我已决定投身其中。”

我搜索了一下，茨维格确如此留下遗言不假，推荐阅读还有一个叫莱维的作家，意大利人，在写完《被拯救的和被淹没的》之后开枪自杀了，网上说他是一个在集中营里都能活下来的人。送烟的大哥发来消息，询问近况，留言出来了喝点，我说还不知道如何称呼，大哥说免贵姓刁，瞅着你大不少，叫刁哥不过分，我说不过分，刁哥好，礼尚往来，这点道理还是明白，不打不相识，这就下单进口啤酒，箭在弦上，不可不发，刁哥说自力更生不求人，饿死不吃美国粮，老雪就行，进口犯不上，兄弟够意思，十年生死两茫茫，你我老雪诉衷肠，我说所言极是，不知刁哥家中光景？刁哥说数次隔离家中，感情加速，在走程序，房子归她，我想说理解，但没好意思发出去，不知如何回复，又扯远了，我是想说，如果能去吃那家四川火锅，多双筷子，虽然我答应过你不再抽烟。

冻土

2022年4月14日
星期四

29.5

一起谋杀案

将一种滚烫的唱腔混合唾液涂抹在墙壁上，以一种就木的诡姿喷发生长苍白的菌菇上，
扯一段烧焦的破布围堵困住逃窜的头顶上，
砌一些中坚的耳目返航复式的船舱夹板上，
灯光！灯光在哪里？灯光？

一条血流高潮一样顺着一条水管挤出，
一张纸币流氓一样塞进一道幽深乳沟，
一副扑克铺散一地寻找一张烂红心A，
摄像！摄像在哪里？摄像？

出现一张犀利的嘴发一声神经的喊喷出一口唾沫
皱起一张方正的脸闪烁一双翻白的眼握住一把剪刀
掀开一条黑色的裙看见一条雪白的腿叨起一根黑缎
音乐！音乐在哪里？音乐？

一个观念的闪光惊醒了一群鼾声，一个肤浅的念头架不起一桩谋杀
一个悬挂的喇叭断了音

睡大觉看见时
／王生鱼



与阿尔基比亚德的夜游

去年的湖边一盏灯也无，我环绕，走到幽邃处常听到欢笑絮语，像隔着重重的山岚纷纷洒落在林间。我于是止步，又静默了，我仍止步。有多少男女抬首在看着我，我看得模糊，无数。这时候改道逆行，徘徊在棕榈底下，有稀薄的光亮，分割一条条温热的长椅。他们双双坐在道旁，要比那边的安静许多。我看到根须交织到一起，杪末微颤，如沐熏风。花生或番茄，我想，也如这般，两株密植，屹立难倒，是农人普遍的经验了，倘若单独分栽便要拿竹竿作依傍，不然不须风吹就会倒伏，更不期丰花硕果。不过，我连一条手杖也不曾有，什么也不依仗，我是否会野曝？

“你知道没有任何的支持是痛苦的，尤其对于一部分人。”我按下远飞的神思，把话题重新引回普世的层面。“倘若用一般的方式结合，将得到三方的支持。而我们甚至得不到来自你我的二分之一。而若任意一人不愿意组建一般意义上的家庭，那么另一方会遭受多么严重的伤害。所以你一定要思考清楚……”回应其实总是沉默，他仿佛一豆烛光，我吹不出一口气能够使其摇曳，我是死人了，他守着死人，他是空空的棺材。“假若你一直只看中‘二人在一起’这点的话，关系的发展缺乏一个长久的推动力，自然就要短时间内终结。当然，如果和前面说的一样，二人都接受非传统的家庭观念的话，或许可以长久地在一起。可惜我无法想象和预测了——”“我会结婚的，找一个，她也是，就行。”纷乱的波纹马上激荡起来。

这是很好的，对社会很好，对家庭很好，对一切陌生人都好，仅仅，如果不认为这是自我欺骗而是偷梁妙计的话。我可以想象和预测，可是……我从一开始就难以接受这样的未来，尽管它造成的不会给社会的平面带来划痕，我想这不如发出袒露的自白而后将心脏剖出丢弃——至少心脏是自由了，这是近百年斗争的成果。而折衷之技只会让脸孔变得更加陌生，揽镜自照的时候能辨明自己的原初之形否？如果别人一开始就无法接受，或在被欺骗一生后在生命之末端知晓且亦不接受，这没有任何结果上的区别。自然，人们常常说“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经典的概念转换游戏，过程的不同本就深刻影响了结果，有些人苟安于结果，有些人恐惧着过程，这往往是落结果于外界与他人，何不称之为“墙内开花墙外香”与？假若被外界和他者统协百八十年，又谈得上什么无愧于自己呢？我提不起自己的衣领，至少能够往我鼻尖所指的方向行走。我不能欺骗自己，欺骗他人，最后被欺骗，这有什么好处？我带着什么罪恶什么枷锁么？如果第一个选择是剖心，我选择剖心，如果第一个选择不是剖心，我不失灭剖心的冲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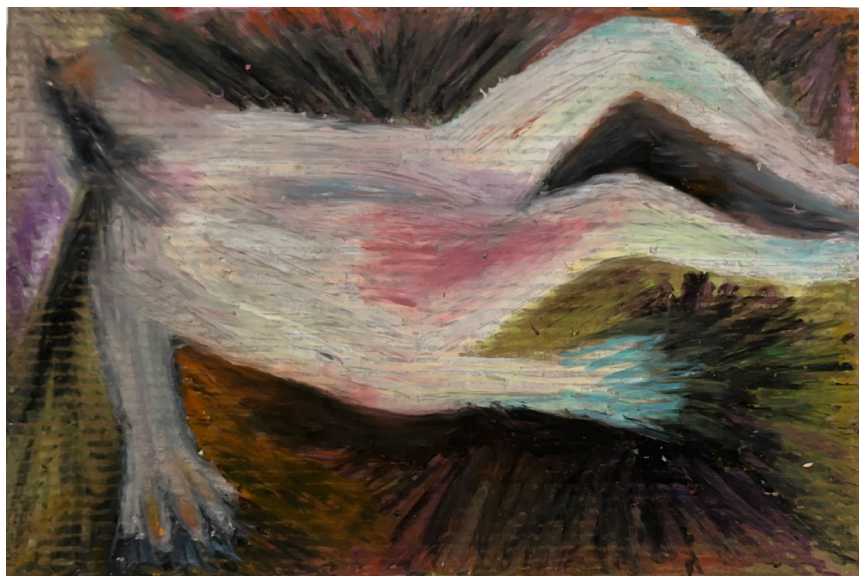
然而既要规避龃龉，什么都不便说，诊所不开门，我也不可以现剖心——我只能欺骗我自己。“你能想到这么远很不错，方法……也好。唔……没有想过说出给大家么？完全坦诚地。”“我想说与不说没有什么所谓。”这倒是略略使我惊奇。“我记得我的旧友也说过同样的话，不过不同的是，他说的是‘说不说没有什么所谓’，你说的是‘说不说没有什么所谓’，他还是不太在意这件事，或者说很在意这件事。你倒是不在意。”他大概无心理解我的话，不过还是说：“我是觉得没有什么所谓。”没有什么所谓是最好，少拘束多自由，不用紧紧勒着肺去压抑絮语。至于有所谓的，总还是要捱一段艰难时光。我要剖心，我不在意人们是否紧盯我的胸膛，相反，我愿意撕下这片布制造一些震动，那比勾起窥视欲要正面多了。不愿被窥视的，那总会被窥视，旁的人尽管从不熟识，但是不息地要去挖掘一些信息，正如野猪，不仅拱坏田地里的作物，还会闲极了去拱荒山上的野坟——或许我错怪了它，它可能嗅到尸体所化的代表肥沃的气味，从而觅食吧。而人更能用区别于动物的主观精神实践动物不会做的事情，譬如从没闻过尸臭的，无论如何恐惧，作呕，歇斯底里，还是要微张鼻翼抽弄几下，从而人生又一光辉经验丰实了，这花朵从嘴唇一直旋放到

足底。大概这能够揭示自我欺骗的无用（我们不排除一种情愿式自我欺骗），毕竟没有多少人完全“容忍欺骗”的存在，他们乐于揭开伤疤做正义的正确的清除工作，还要在个人的史册上镌刻永恒的实录，还要设立新的欺骗的厚壁障给我们看。这何遽不是“双向的奔赴”？情愿又有什么大益？“这很好，既然你认为没有什么所谓，那也不会在意旁的眼光，很是自由的。”

落下这句话，其他的语汇，全然不知。我托着灯盏一步步返回了。思绪又飘飞回草丛里——我的野曝之所。这个词是在奥州的小路上偶拾的，行者以一具枯槁的形体前行，先丢失影子，再脱尽血肉，后来骨架让野风尽数消磨，他最后落足之处有细草一丛。万物逆旅，又，秉烛夜游。不过乐早就被烦忧替代了，我只不过在逃离迷眼沙尘，双目如何炯炯，目眦欲裂，更让酸风射眼。夜游和剖心，似乎在过往发生过，总有紧束的丝绳埋伏在头脑中。或者装疯弄断这束缚，也许会白白送命，也许能挣脱，然而还必须飞匿于北林之中。那么是这样了，我作一只燕子，永远也无法落在地上，飞着，活活至死。可是高悬着又是什么意味上的自由？正如我不可脱离土地，从生，归死，飘尘一般的命运，不如做一个爱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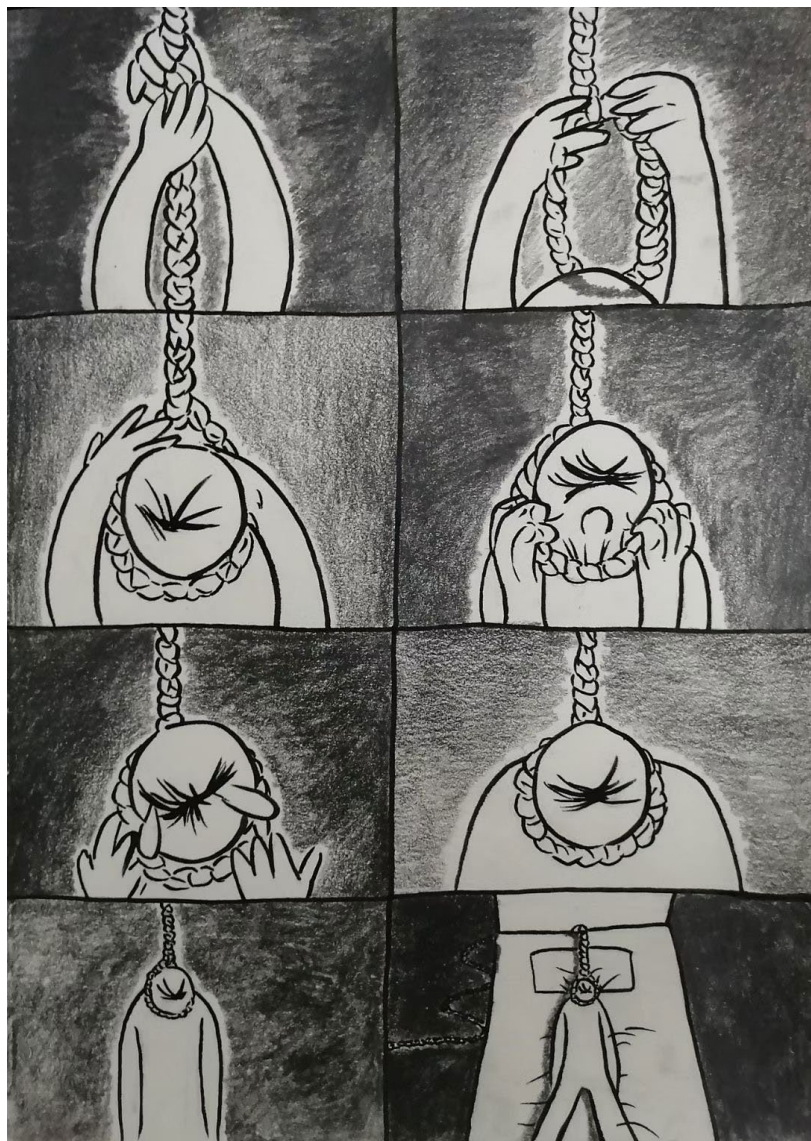
到处看

35.5



不意外行为
刘晗

33



寂寞就寂寞死算了——决定自杀的一个晚上——旱地

《夜张开眼睛》

夜用力转动眼球

看向镜中正解衣的男人
男人躬起脊背擦拭模糊的镜子
镜中是漆黑的夜空，和一双
似明镜的眼睛

他逃不过夜晚的监视

如期而至的黑色
远胜自己深邃的瞳孔
和快过飞速的神经
即便藏于照灯下也难以脱身

这时男人抬手，蹲下

看着镜子中赤裸的身体
每个部位都一览无余
如罗列在黑夜里静止的星星
和一道道破碎的剪影

男人呼吸着，大口吸进
看着胸腔变大又归于初始
反复检查是否遗漏些什么
眼袋浮肿的像腌制过的鱼肉
还有烟熏的嘴唇

胡须生长在戈壁滩随时被风沙埋没
牙齿和舌头如同兄弟
共享着沾了沙拉的薯条
声音从耳孔穿过
消失在黑夜尽头

男人闭上眼睛与黑色拼接一起
身体，五官和周围的一切
包括自己发出的声音，所有的动作
都融为一体
融进唯一的眼睛，合成唯一的颜色

夜色不美从你的吻开始，
我忠于爱情但把它葬进土里，
阁得

34.5

《给人看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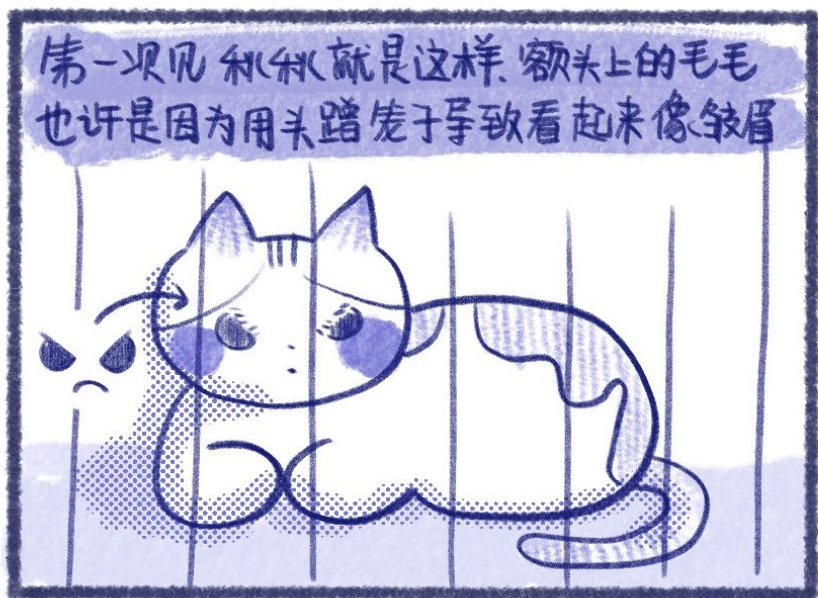
把诗拿给三个人看过
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其中一个
是我老公）
两个男的试图委婉地表达：
我知道你不喜欢 / 也许我
说得不对 /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但诗歌需要打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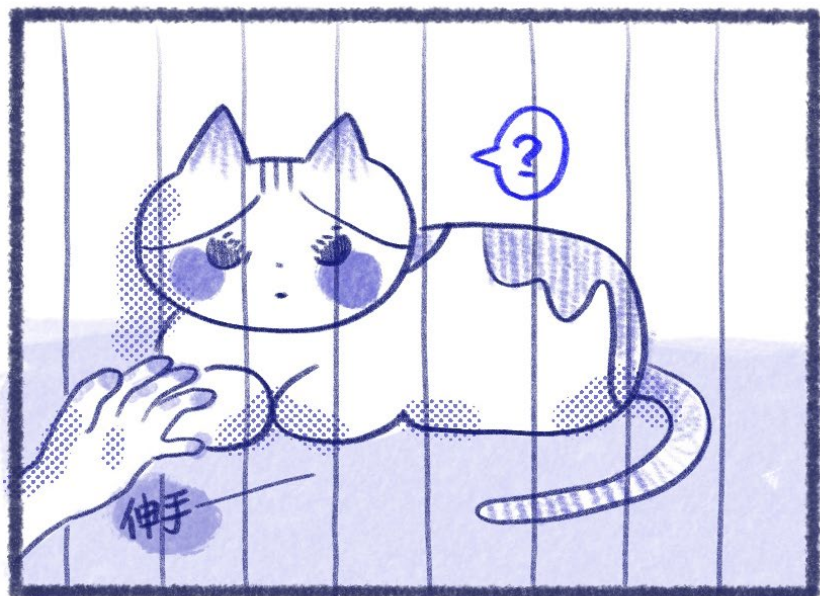
我一点也不生气，因为我
理直气壮：每一首诗的截图
都来自石墨文档，在那之前
它还待过飞地和豆瓣
word 和 WPS，苹果的 pages
每一次转移我都要修改两个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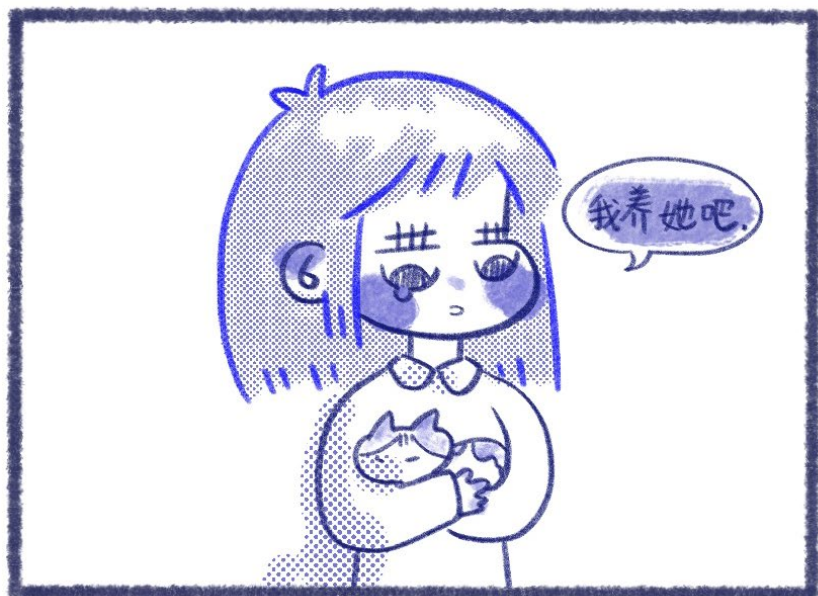
只有那个女孩说：我想了想
恋爱心情
还真就这么回事

黄普专栏
黄普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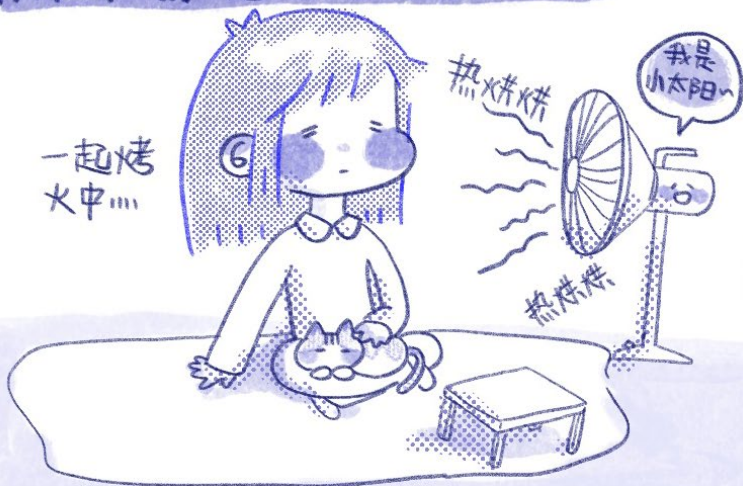






秋秋和我一起生活有一段时间了。

一起烤
火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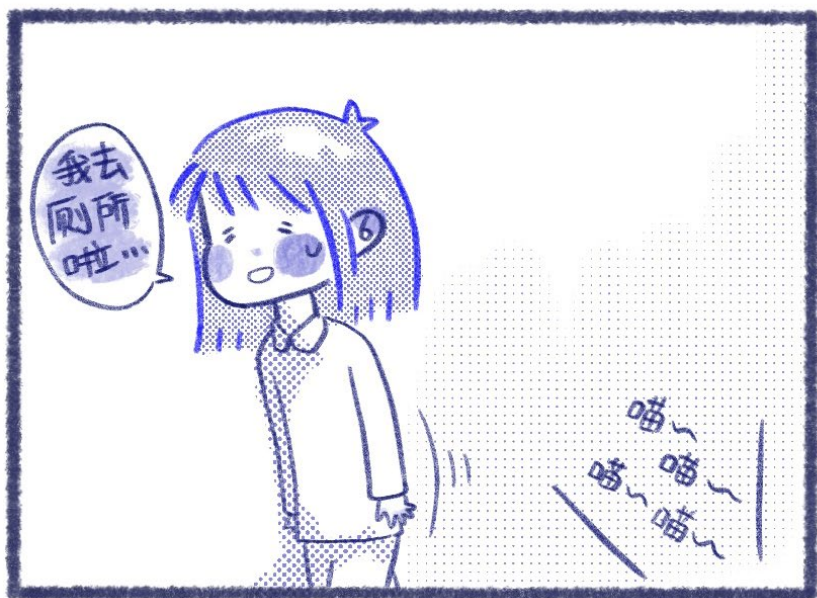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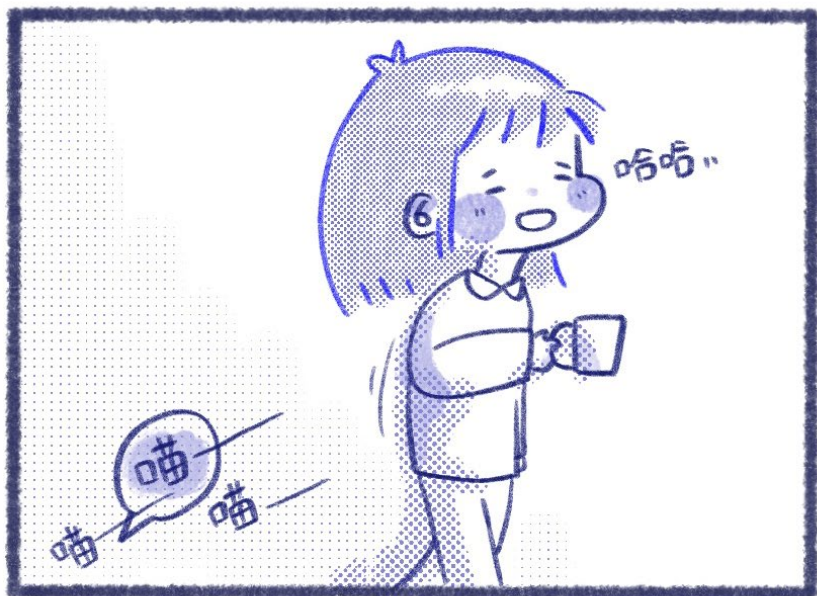
和咪咪不同,秋秋是一只很黏人的小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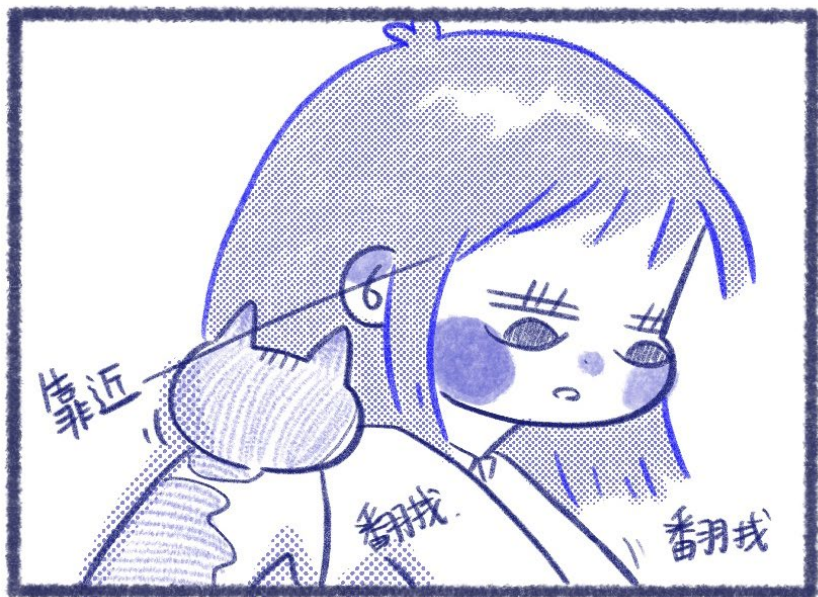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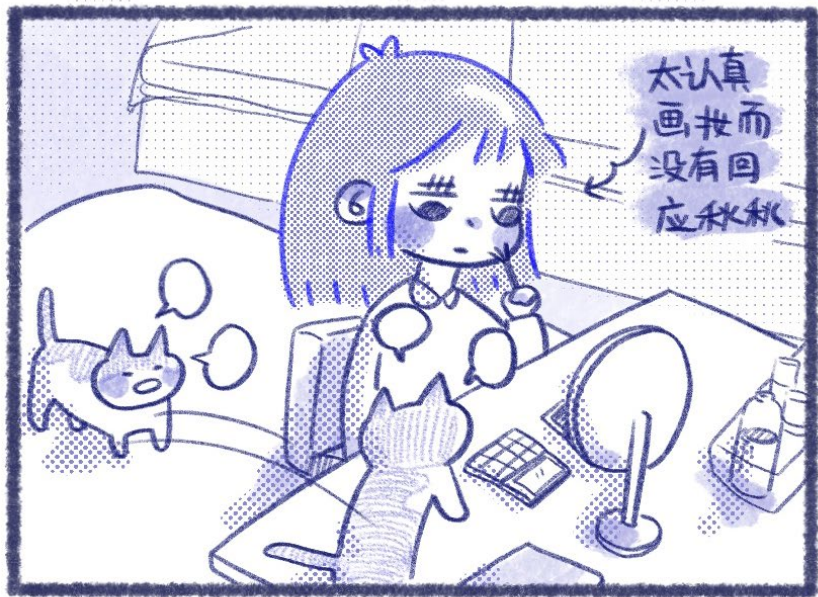
喵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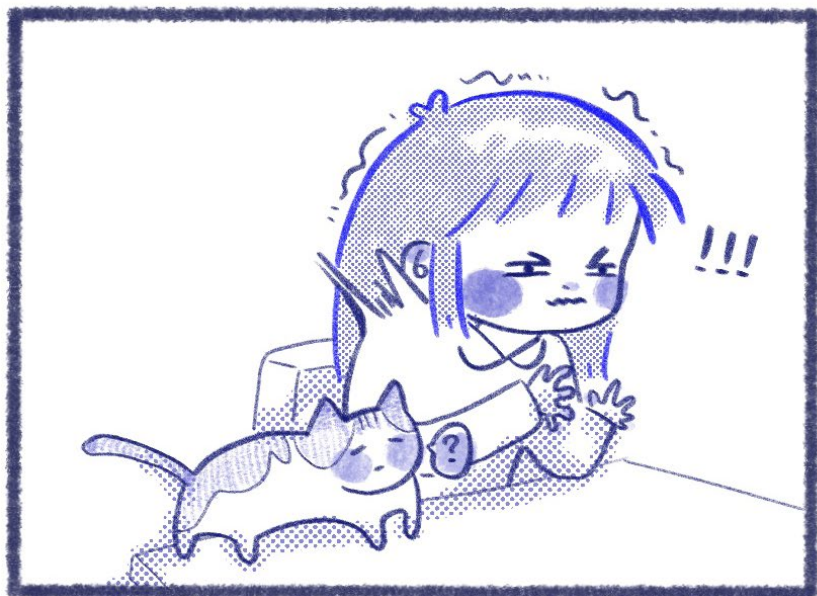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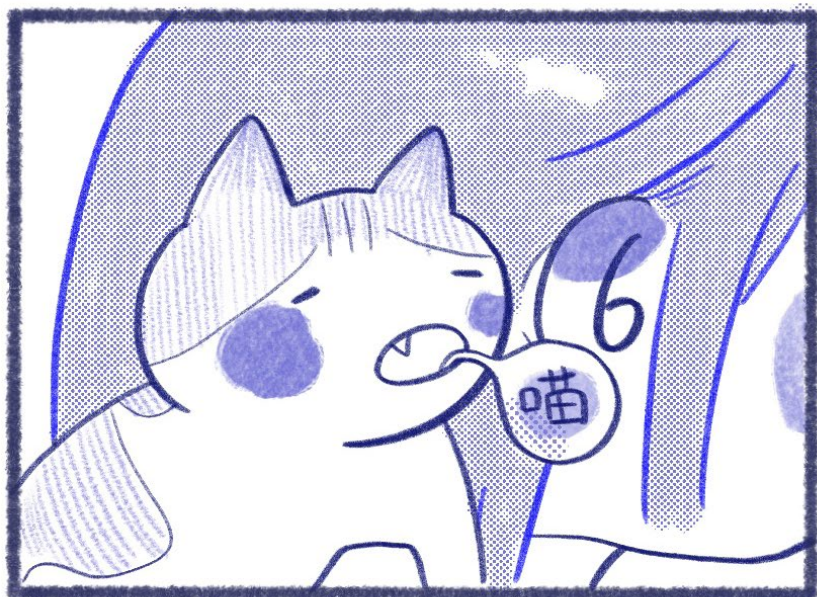
喵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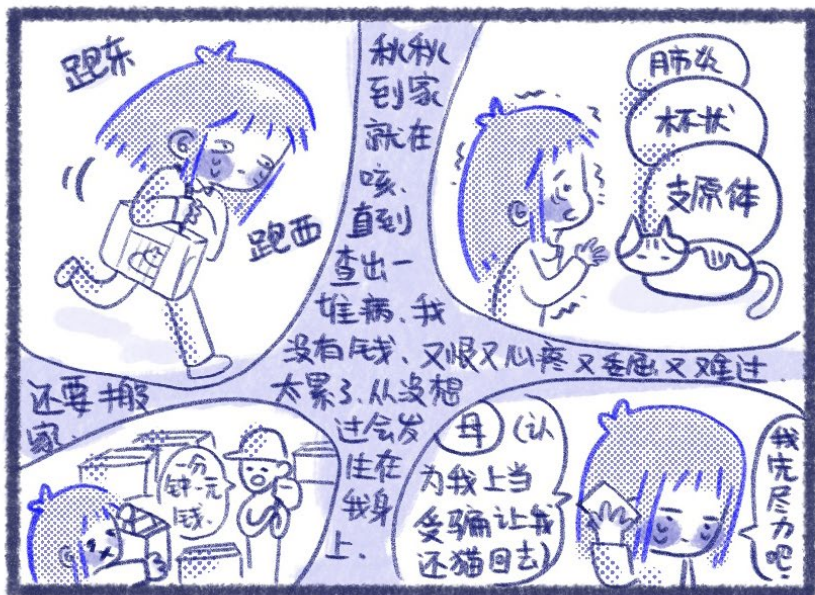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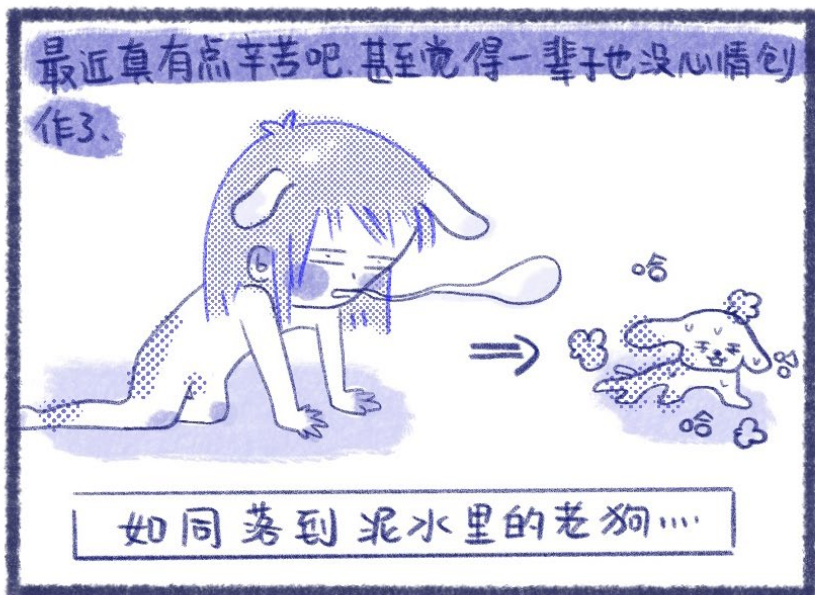
喜欢
四仰八
叉地睡
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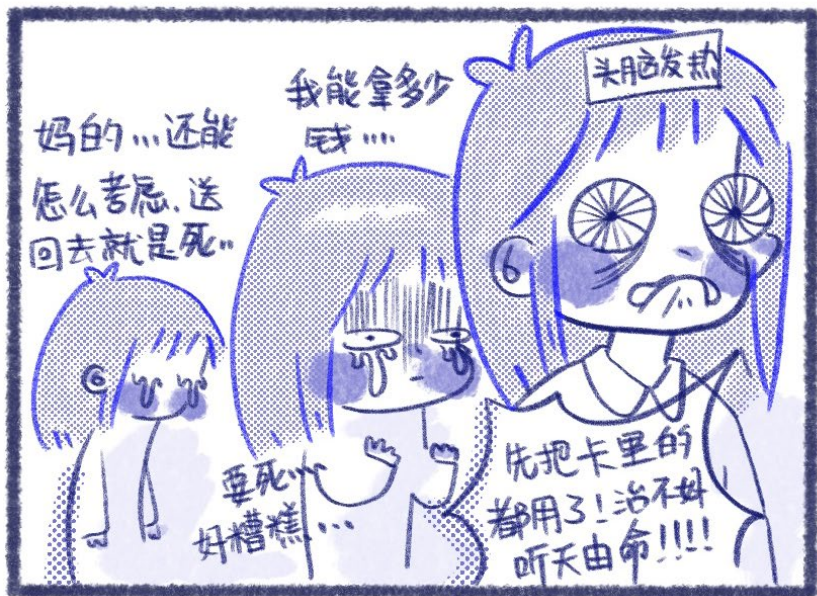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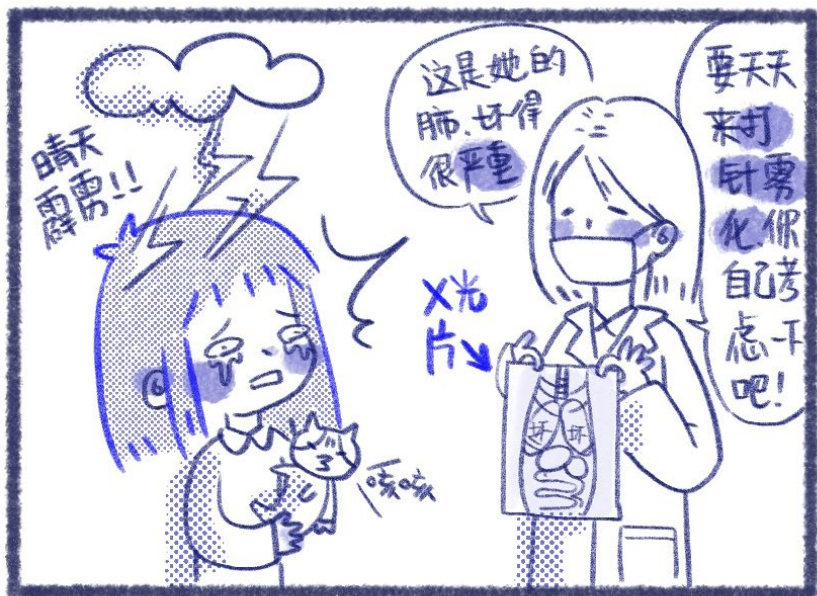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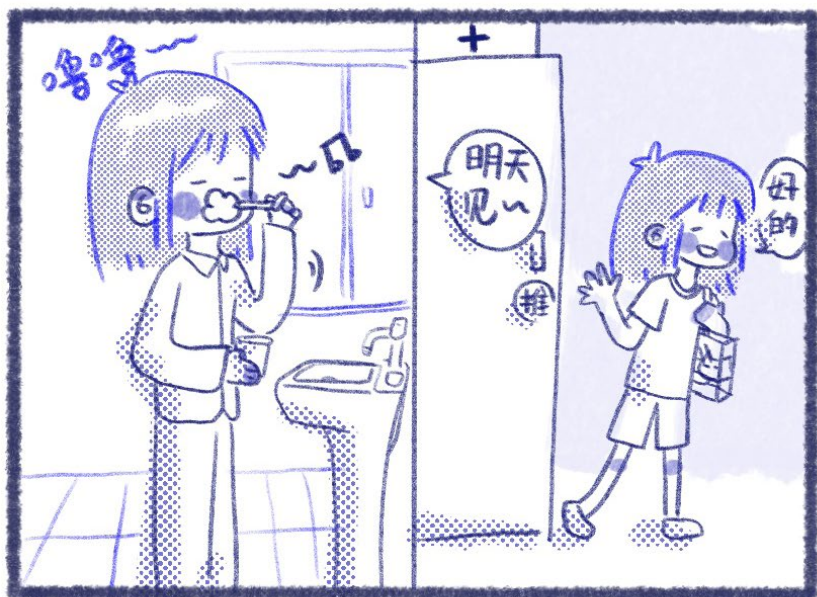












The Cave Antiquarian's Story

余人没权利干涉”的理由来证明自己（本体（非个人化）一思维（深层个人化）一表思维（伪群体化）、被死板抽象化的数字分类着、思维连贯性持续着、话语催眠控制了选择、本应有自由思维的思维设定、自我自由思维拥有化、我该拥有规则的思维，规则就是简单，就是让我可以感受到存在感，愉快地、让我的肚子痛得钻出了许多追着尾巴咬的黑蛇，他们没有颜色，没有轮廓，什么都不存在，可我能看到它，用我的思维放弃一切规则后、看到那黑色（没有颜色），看到那蛇的皮肤（没有气体、只有线条、线条穿插一起、成为循环符号）。

- 73 -

The Cave Antiquarian's Story

三：作者现实中的一些非写作的生活问题

瞳孔收缩着回忆时，过去的画面变得尖锐，其他的个体发生错误时也很快被发现，并难以忍受。感觉被延伸至痛苦，难受感在事物被修正后或个体与个体的过近距离中逐渐消失，消失的难受一并带来的、是自我陷入强烈的非正确的羞耻心与无意义的自责内。这两个副作用被消化后，痛苦与错误会一同照射入事情的经历者和瞳孔透彻的清醒者。两者的关系最终大概率地被颠倒，话语与怜悯变成可笑的玩偶，与原先不同的是、两个娃娃原先的方向与位置相同，然后有个娃娃扭了个方向，变成了互相颠倒。最后在两个个体或第三颗眼球的注视下、双教（两个娃娃）再次颠倒了方向，各自转到了原先的对立面。这可笑的关系在各种元素下变得更加可笑，且当事人变得更加愚蠢。

- 74 -

四：我的房间

灼热的光斑与无热的光斑是我区分回家与在外的温度，我会准时回到那只塞得下影子和我的厕所内：随着白鼠尾草味嗅到了年纪偏大的圆木块、铺满地板、缝隙内的花粉是红玫瑰带来的，连青绿色根茎的刺都是弯曲的、不舍得刺痛空气内的新生幼儿，门框是人形状的、刚好可以融下我的身躯进入、也保证了安全感，他的脚下暖洋洋地趴着手掌高的门槛，在门的对面、平放着樟木长桌，桌上奇怪的触感令得理性生活沐浴着灵魂，桌面上铺满了白玫瑰花瓣、使得脚指头会不受控制地跳起肚皮舞，表皮的水是清晨时、出生的稚嫩水蒸气的凝结物，这张桌子上的各类生活必需品摆放得、如迷宮般整齐，粉红色的鼠形水杯里还包裹着半杯液体，褐色膏状的洗面奶也被挤出半截、如分娩时的婴儿头颅，牙刷清新的绒毛常使得、主人的牙轴质穿上了洁白的新裙子，牙齿饱满得涨起了圆鼓鼓的鲸鱼白条纹肚皮，总爱图啃食肚皮的血苹果被放在马桶的边角、以受极刑，咖啡色的毛巾被常用的险频给打磨得、泛出了粉嫩的灯光，调皮的弯曲蛇口却跑到家里很久了、手心的污渍无法清洗，它与那丢在阴影边的木箱一样、离开了我的爱意，但每样东西都有它自己的音乐，我们也不能把音乐关在鸟笼内、只能让它飞到它想去的温柔乡，贡献光线的全真的镜从来不会撒谎，也时刻绅士地

披着大理石纹路的皮衣，他可不是一般的造型、他右下角放着银土壤/左上角放着银土壤、形成了阴阳的味道，他希望土壤总有一天、能长出自己的银幼儿，可时间却总在前一天、所以他只能一直绊倒自己、从而地慢自己的时间、赶上昨天。

厚实的纯铁马桶、连盖子都时常冒着高贵雍致的纯白，他箱底的气息常常是拿来清洗瞳孔外的眼白，上面的纹路与青质的线条相通。河流是蚊虫鸣光积液后，剩下的底胶就会形成这种线条，或许那不肯开口的马桶也是被抛弃后，挖出来的，没有生物希望不被抛弃，只会一味地进食空气，温室内进食空气是正确的旗帜，吸气冷却了灵魂，可保永生、与尘埃共存，却无法看见自己的血液、无法看见中脚趾划下的墨水。

狭幽而孤僻的味道内，布满了我掌痣抚摸而过的油脂。不透明的实体泛着暗红色的屏息声，带着辣味，透明的虚体呼出奶白的毒暗色，染着辣味。透明的实体插入大红花色的蜂蜜口感的旗帜，不透明的虚体吸入冷墨汁后，吐出了热乎的黑暗石块，洒下了青舌与舌苔，磨成了盐粒颗粒，尝出了黑黄连的苦涩。暗红，奶白，血红，墨黑，四种颜色倒入锅内混煮二十四个“六十分”，不得加入生物的内脏，以及未断奶的处女乳头。第一口带着要声的苦味，进入发根，第二口带着喘息声的酸味、塞入口腔，第三口带着合唱交流声的辣味、传入耳朵，第四口带着无声的甜味、遮住瞳孔。

初夜

“你爱我吗？”女人半裸着躺在廉价宾馆的床上，紫色的上衣被丢在地上。衣服旁边可能有男人刚刚抖落的烟灰，也可能没有。

“我爱你，我他妈当然爱你，我以前帮你打过架，你忘了吗？还有还有，我以前还送过你一支钢笔，黑色的，你退了给我。对了，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总喜欢在上课的时候偷看你，你总穿一条短款牛仔裤，我每次都瞪大眼睛用力看，结果还是只能看到腿，只能看到腿，我当时可太失落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可不一样了，你就躺在我面前，哈哈哈，你他妈现在就躺在我面前。”

男人一边说话一边脱着衣服，虽然是灰色的短袖，可是短袖上还是好多的油渍，那是他帮别人修车后留下的，怎么洗都洗不掉的那种。

也可能是他从来没有认真洗过。

他脱完上衣之后就直接朝女人压去。

“啊！痛！你刚刚压到我手了，能不能小心一点。”女人反应很激烈，声音很大，估计这个时候隔壁要有人做爱的话，一定会被吓到停下来听听发生了什么，这可太影响别人的生活质量了。

男人立马起身。

“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什么经验，真的不好意思。”

女人又笑了，笑得很大声，但这次的笑声隔壁的情侣应该听不到，因为隔壁也在笑。她把身子往上挪了挪，满脸笑意地望着那个男人。

“你真的还是处啊？”

男人被女人的笑声和问题弄得很尴尬。

她突然起身，靠近他。

“你干嘛？”男人很紧张，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紧张，明明刚刚还全是兴奋的啊，现在怎么会紧张成这个样子呢。

她继续靠近，朝男人的耳朵吹了一口气。

男人的裤子被打湿了。

他没再做任何的回应，只是半裸着上身进了厕所。女人还不知道此时男人想睡她的念头已经渐渐消退了，男人也不知道女人从进宾馆的第一秒就在想着怎么离开了。

男人在厕所用清水洗着他自己认为被弄脏的地方，但裤子湿了终究是湿了，干了还是会有痕迹。他听着浴室的水声，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自慰，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喜欢的女生，想起了第一次被老师打，想起了第一次被自己喜欢的女生羞辱，想起了自己父亲凶狠的面容和他手里已经被打断的晾衣架，想起了自己一个人第一次出来找工作，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出去找小姐却失败的经历，他想起了平时修车不容易想起的一切。

这是他第一次真真切切地因为一个女人而射。

当他再出来时，女人已经走了。

什么也没留。

他早就知道，他当然知道，当年羞辱他的女生就是她，他怎么会忘，她又怎么会忘。但是他不恨她，他还是喜欢她吗，因为他觉得自己应当被羞辱。毕竟，自己确实是那样烂，不对吗。

男人出来，从床头柜拿起了那盒廉价香烟。

烟少了一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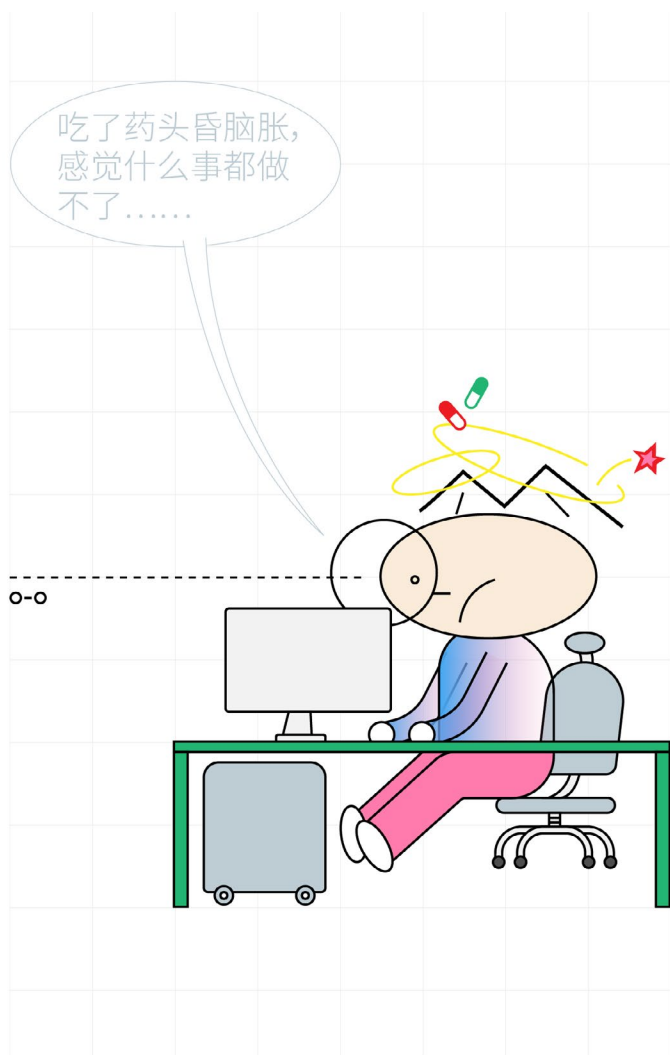
《眼泪调味剂》

你的脑袋
在天上飞
我用你的头发
煮了一碗面
喂给你吃

2019.12.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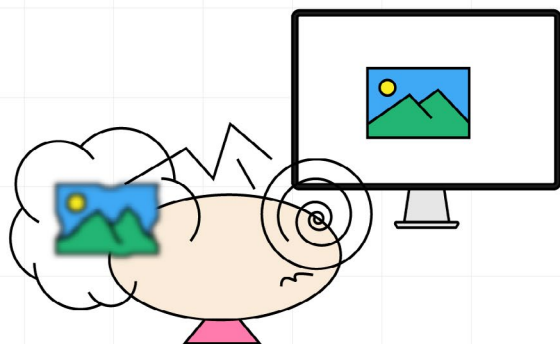
快乐呀，
水手、音森
玫瑰里

5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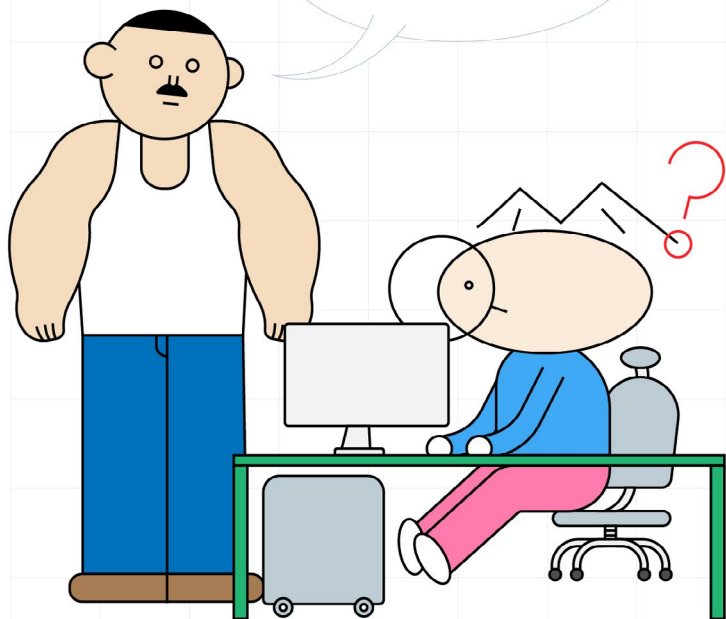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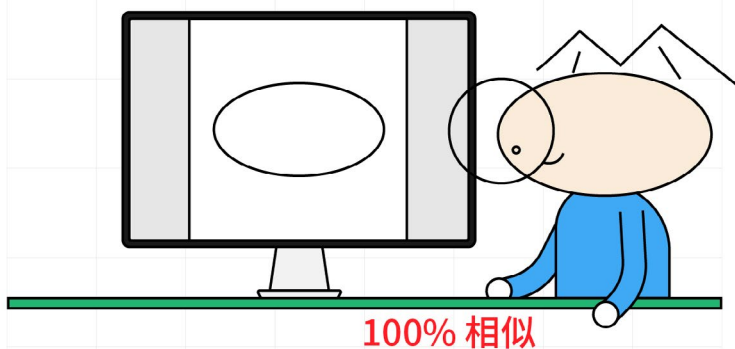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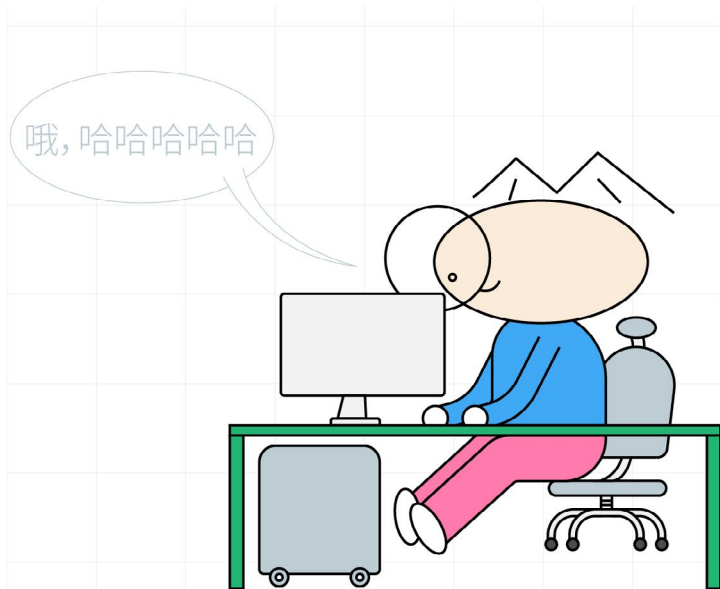
大胃治——写形、大毛

51



你这一看就是在
画自己啊





不知不觉，我和小枫在阿香嫂家已经待到天色渐暗。

“阿香嫂，时候不早了，我们过两天再来看你。”我和小枫相互使个眼色说，“昊哥和你就是我们家人，以后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你只管开口便是。”

阿香嫂见我们起身，也赶忙站起来，说了几句客气挽留的话。

临别时，小枫先下楼开车去了，阿香嫂站在门口突然拽住我的衣袖，似有难言之隐。

“东昊还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和你说……”

“怎么了，阿香嫂？”

“其实东昊出事那晚，他并不是从班上回家的。”阿香嫂犹豫了几秒，说，“东昊出事后，我翻看他的手机，看到了一些聊天记录……我感觉……他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我很惊讶，但努力故作镇静道：“阿香嫂，昊哥既然已经走了，还是不要再去纠结这些了罢。”

可以看出，阿香在尽力克制自己接近崩溃的情绪。但我什么也做不了，只是拍拍她的肩膀和后背，轻声说：“阿香嫂，不要想这些了。都过去了。我们一起好好对后面的生活吧。”

跟阿香嫂道别后，我缓缓下楼，脚步沉重。直到阿香嫂隐隐的啜泣声不再清晰，我内心的波澜仍久久无法平息。

夜晚，我坐小枫的车回家，一路上人潮汹涌、笙歌鼎沸，街边霓虹璀璨、喧嚣纷扰，眼前的每一帧画面都是那么斑斓，丰富，虚无，易逝。

“还记得小时候昊哥对咱们说过的一句话吗？”我目光渺茫地看着窗外，问身旁的小枫。

“哪一句啊？”

“你有没有试过眯着眼去看这个世界？这样一切就不会看的那么清楚……”

繁华落尽皆过客，浮生若梦欢几何。我们这一生本就在睁眼和闭眼间度过，或许这世界本就是一片混浊，也无需我们用力去看清吧。

(完)

如何形成完美循环

首先，去街上买一筐没有削皮的荸荠。

然后，蹲在地上一个一个把皮削干净，削出一肚子火。

最后，把一筐荸荠吃完，清热去火。

远山晨 / Morning Flashback
Grice

过大桥，一排一排的厂房，一座山，被过了过去。海面上飘荡的轮船，在风力发电站里变成黑点。公车落地，我跳下车，看见一个中年男子，拿出编织袋。那是二零二零年的秋天，在岛上。躺在草地做了一个梦以后，我感受到阳光的刺骨，已是日暮。迟来的追日，终究是徒劳。在地平线的最后一分钟，我翻过堤坝，无尽的红海。我与的士司机约定，用电话唤他接我回车站。在天空完全变黑以前，我见到三拨人。蹦蹦上堤岸，朝大海流去的，我在呆坐。沿石路散步，三两交谈的，我在呆坐。两个人手牵着手，消失在我视线的，我在呆坐。转向他们，我眼里流露出一丝羡慕。那些我以为是星星的光点，变成了飞机，掉向地面。回到车站，我在检票口插了队。沉默的乘客们，没有抬头面对不速之客。编织袋堆满巴士货仓，我又看见了那个中年男人的背影。我是来旅游的吗？他是来旅游的吗？这不是我该想的问题。巴士堵在了高速路口，沉默的乘客们，用地图导航语音说话。此起彼伏的机械女声，像合唱团的表演，我靠着车窗，睡了过去。醒来，已到另一岸。我换上一辆的士，走来的路。回到家，在垃圾站关门前三分钟，扔进我的生活碎片，放在有害垃圾那一箱。坐着的老太感谢我的馈赠，喝完的牛奶瓶。一个昏沉的夜，面颊提醒着我的温度。那是二零二一年的春天，回家路上，我和他再去岛上停留，吃午饭。再次相遇，老板和我都记得彼此。成为唯一的客人，我们吃完了鸡，鸡蛋，鱼。又开车，把岛甩在了后面。我把一瓶茅台装在了编织袋里，和我的廉价杂志一起，在登上电梯时，被邻居警惕地打量。我是归人，这反而让人心慌。躺在家里的床上闭眼时，我在想那座山。隧道，大桥，高架，农田，又高架，山不见了。那是二零二一年的夏天，我上岛，另一个岛，比上一次小得多，也远得多。一个通宵未眠，我起床买票。在半梦半醒的晃荡里，我看见塔吊的剪影，原来全世界的港口都长一个样，转过头，好像是那座山。过去很久了，我的记忆已经不真实，说不清是被篡改的回闪，还是真实的一帧。雾蒙蒙的早晨，我在船上被风吹得头痛。又看见一座山，不一定是我记忆里的那一座，我还是按下快门。岛上来回散步，走到全身发热时，我惧怕那种相似的痛。一个人荡秋千时，把相机放在车上自拍，风吹过的晃动，记录下我的摇摆。那是二零一九年的秋天，我背着滑板，赶上一班本不可能赶上的船，跑的过于猛烈，滑板划开手机屏幕。那是二零二二年的春天，我看到一条新闻，一个女子要去浦东机场，打上了一辆去崇明岛的车。我想起，记忆里的那座山。

千
年
文
/ Grice

55.5

《something》

因为大雨中突如其来的救护车声无法入眠

当医生或家属痛哭流涕感叹奇迹时

一定想不到是路过听到救护车声的女孩在为他们
祈祷

希望无事发生一切平安

一场催眠的小雨变成可怕的暴风雨

希望无事发生一切平安

2022/4/22/23:20

《搓澡婆》

“我马上要去洗澡啊。”

“洗澡？”

我最讨厌洗澡啦。

我上辈子啊就是做搓澡的
这辈子最恨洗澡”

流
浪
世
人
\n刘阿尖

56

11. 请别哭泣：爱情与死亡

掉在粪池里哭泣的人
听见身边有人在歌唱
唱得内容，是一位所有病的患者
躺在粪上，漂
他嘴上插着烟，
像祖上香炉里百年前便熄灭的香
蓝色的烟雾轻轻地揉身上的疤
有一群人在意那堆疤痕
像在意挡住自己路的粪池
以及粪池里飘着的人，
他们捏着鼻子，说，臭
他们挤着眼睛，说，丑
而，一只兴高采烈的苍蝇，

曾在那颗烟以及疤痕的前身，
伤口的缝隙里产卵，
如今蛆虫便在火焰中孵化，
在疤痕中永生

眨眼

新伤口爬过蚂蚁，不忘一咬
血
用来解渴
只因为听说，
所听来的
那天堂不接纳那口渴的

空洞 / 屠戮

5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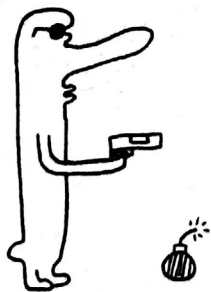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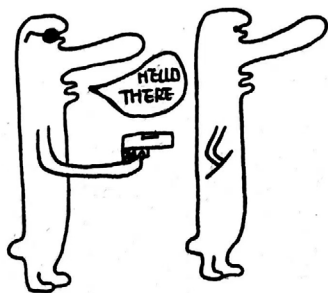
《旧情书》

我期待阅后即焚
我怀念一片空白
因为我是一封旧情书
埋在遥远故居的墙边
我在近水楼台的走廊上被人摊开
等他用所有不恰当的隐喻描摹月色
等他用不成熟的笔迹随意书写
如同写在一面湖水上
我从不惧怕凄风苦雨
不惧怕碎裂
我只担心晴朗春日
怕命运有足够的理由借我的身躯损害到你
终于到了这个月份
纠结在无言的无奈里
迷途在无限的荒原里
迷失在无序的未知里
屏息惊悚
深陷于声声叹息
我不该贪恋你尘世的余温
就像花朵不该抗拒凋零的命运
在你急促的弦音中
渴望有最缓慢的情愫来承接

在我空幻贫乏的字里行间
仍有足够的缝隙供你批阅
我还在幻想
你用从来不曾有过的音色为我辩解
说你的难处
说我让你难以安身立命
无论什么样的天气
无论多少次俯身
我还是会把边缘的坐榻留住
让你永远追怀你的意味深长
在世纪初的某一年
满院飘荡着栀子花香
在知名不具后面
你回了一句关于以前和现在的话
你年轻时的低泣像一阵揪心的风铃声
纷落着淡紫色的楝花如雪
我身上密密麻麻的刺青
都是与你有关的一针针疼痛
但我只是薄如蝉翼的纸张
裁不出荷衣为你换装
就连落款
也必须借着别人的名义

永远的冷诗 / 岑青儿

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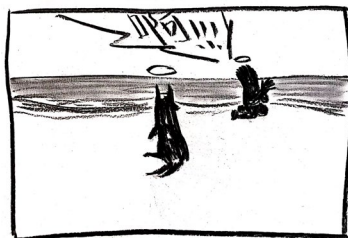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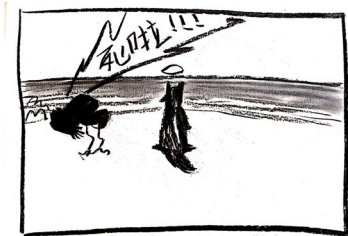
“哇哇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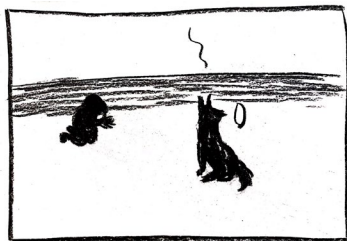
“妈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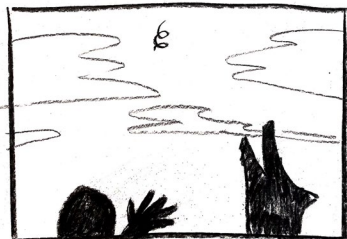
“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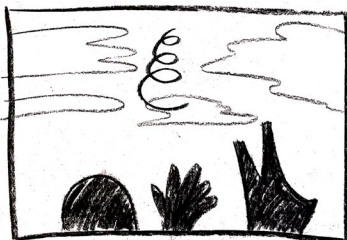
“死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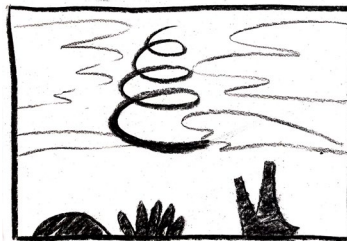
“嗒~”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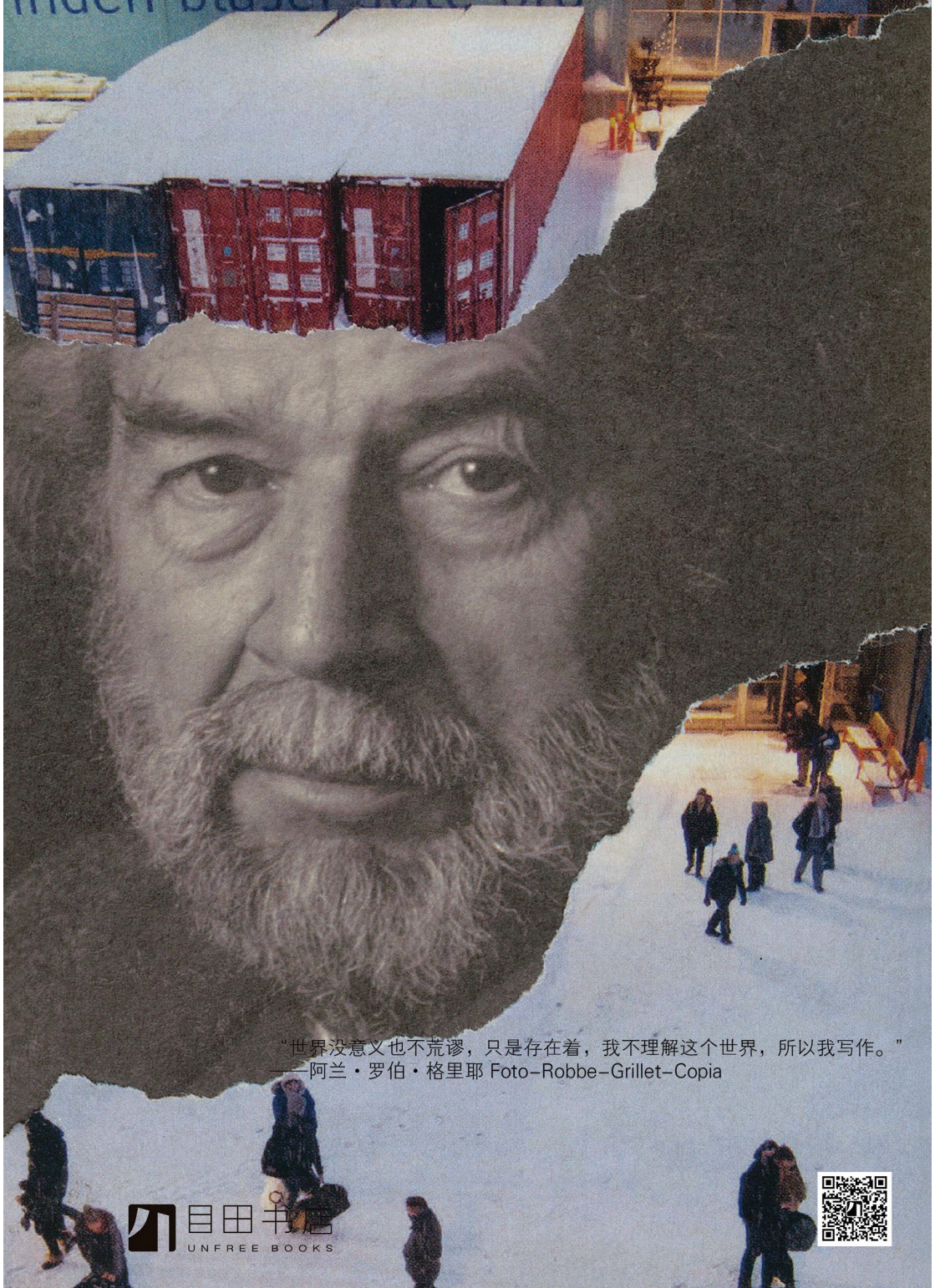
“.....”



虎年大吉

ZG

inden blæser søte ord



“世界没意义也不荒谬，只是存在着，我不理解这个世界，所以我写作。”
——阿兰·罗伯·格里耶 Foto-Robbe-Grillet-Copia

